

· 夫船 · 子販小 · 兵士 · 民農 · 人工  
· 譯編 · 對校 · 生習練 · 徒學 · 員店  
的 · 姐小 · 女婢 · 尙和 · 工校 · 爺師

# 錄紀活生

編社活生書讀

書叢活生書讀

錄紀活生

行印社版出活生書讀海上

年六三九一

書叢活生書讀

# 錄紀活生

角三價寶冊每

編者

讀書生活社

發行者

李公樸

出版者

上海靜安寺路  
讀書生活出版社

經售者

全國各大書店

斜橋弄七一號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版初月九年六三九一

目次

工人生活：

好容易才得到「修壞布」的工作……………喬英（一）

我怎樣嘗到了女工的生活……………琴仙（七）

「下回用木棍打！」……………高杏芳（一三）

收銅牌的一天……………莊小景（一五）

農民生活：

一個傭工的生活……………焦大秋（二一）

逃出農村，都市又不留我……………坤元（二六）

1  
兵士生活：

入伍的第一天……………王謝 (三三)

### 小販生活：

靜坐攤頭……………汪任談 (四七)

我是這樣的認識了字……………沈力 (五四)

一個「地保腿」的自述……………王愚 (六〇)

一個小販的生活……………王平 (六六)

### 船夫生活：

船家……………阿芙 (七三)

### 店員・學徒・練習生・的生活：

一位女電話接綫生的自述……………錢華 (七九)

✓從搓五刀火紙捻子到滾蛋……………李兆宜 (八七)

✓押典內……………金曼暉 (九二)

▽三家店的學徒	曼輝(一〇一)
替藥材店忙過三年的結果	羽翎(一〇八)
電燈公司的練習生	慶 (一一七)
編譯·校對·教員·學生·的生活：	
見不到太陽的校對生活	吳夢殊(一二五)
編譯員生活的另一姿態	文宣(一三〇)
弄堂小學老板	田家(一三九)
大學裏的生活素描	華華(一四四)
調查員·師爺·和尚·校工·的生活	
在廁所裏遇到許多名作家	侂天(一五一)
還了俗的和尚	金勳(一五七)
煙苗調查員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	曦雲(一六九)
文不像文武不像武	海鷗(一七六)

婢女生活：

✓ 賤骨頭

小姐生活：

我的讀書生活

李希芝(一八一)

白 丁(一八五)

## 好容易才得到『修壞布』的工作

喬 英

今天早上七點鐘，拿着門票跟阿祥哥到廠裏去。

不知爲什麼，工廠的正門是緊緊的關着。阿祥哥領着我從側門跑進去，叫我在門房的窗下，他就進去了。只剩下我孤單單的一個人，眼睛在巡視着那生疏的環境——平坦的路，巍峨的廠房，和夾着路旁的花草。心頭在想起以後的事：有了工做，可以不愁餓肚子了！幾個月來積壓在心裏的苦痛，暫時都消失了。

正在說不出的快活的當兒，却來了一個女人，一邊拉着我往裏跑，一邊在哇啦哇啦的罵着：「你是來做生活的，一點規矩也不懂，這裏是你站的麼？」我沒有主意，眼巴巴的望着她，不曉得究竟應該回答她什麼話，只跟着她跑。她把我拖到大門右邊的走廊上，出死勁的推了我一下，接着一道指令：「站在那裏！」



走廊上原來早已來了三四十個人，却找不出一個相識的，都是和我一樣的要來做廠的，都是些十多歲的小姑娘。混在這些新的人羣中，起初心裏有點忐忑；但想了想，大家都是來做廠的小姊妹，同是被生活之鞭鞭撻着的人們，所以很快的就跟她們談起來了。不認識的只要拍拍肩膀，馬上就打起招呼來。

「儂啥地方人？門票是啥人拿把儂格？」

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，她告訴我：她已經做過兩年廠了。一個是在中國廠做，前個月廠裏關了門，所以才到這裏來。家裏有一個母親是靠她吃飯的。淘紗，織布她都會。聽了她的話，不禁對她起了無限的敬仰。

大家問着，談着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。討厭的是那兩個死阿三，老是要來跟我們搗鬼，任意地打人家的腦袋，說了許多下流的話。我們像是被捉獲來的獼猴，這些東西，就是來玩弄獼猴的人。

接着又來了好些人，一共是六十多個女的，九個男的。有的像是大病剛好的

，枯瘦到好像根隔宿的油條，爛口唇的，紅眼睛的，穿得藍藍縷縷的，排在一道，豐滿的也有，不過是很少很少。「生活，」把我們集合到這兒來，我很快的就結識了三個好朋友，快活極了！

九點鐘光景來了三個東洋人，都留着貓鬍子似的八字鬍。每人手裏捏了一根學堂裏那些童什麼軍拿的棍。把我們叫到空場上去，將官一樣的權威，發出命令來：「生手站在左邊！」「熟手站在右邊！」有的年紀輕一點的小姊妹大約是沒聽清楚，遲疑不決的站在中間，她們都領受了東洋人的拳頭。兩排人遙遙相對的站着，熟手那邊的人佔多數。一個東洋人緊抓着棍站在中間，牧羊人似的看着我們。其餘的兩個，一個到生手這邊來問話，一個去問熟手那邊。

從左而右的挨次問過去。首先是查看門票。看過門票，就開始問話：「你是那裏人呀？幾歲？做過廠沒有？」答遲一點的，東洋鬼子就毫不容情地對準了額頭一拳打過去。熟手那邊有六七人挨了打。生手這邊也有三四個，如果說是有陰

朝地府的話，我想，那裏審問的情形，也不見得比這裏還要冷酷吧？

問過了話，趕走了二十多個女的，八個男的，都是些瘦弱的小伙子。他們有的用袖口來揩眼睛，有的眼釘着我們捨不得跑。東洋人揮着棍喝着，罵着：「快給我滾出去！豬糞！」

她們回去怎樣呢？她們回去怎樣呢？心不在焉的接了東洋人一張紙頭。裏面印了好些字，什麼籍貫，年齡，履歷，住址，工會關係。能夠拿到這張紙頭已算是幸運的了。

不久來了四五個穿短衫袴的中國人，阿祥哥也在內。他們替我們量身材，磅體重。量了，磅了，都登記在發給我們自己的紙頭上。體格檢驗完了，就開始問話；仍舊是檢驗體格的人問。

「中國人問話，大概要好一些了吧？」我是這樣地想着，希望着。然而事實是這樣的：

「你有男人嗎？……沒有嗎？那該要一個了……」

「什麼地方人都不曉得嗎？豬糞！飯桶！」

難看的臉色，討厭的笑容，駭人的聲音……像審問犯人般的逐項的問我們。

真想掌他們兩記耳光。只有阿祥哥是比較的規矩。

花樣多到令人想不透，話問完了，接着又來了一套拍照的把戲，一個個的輪流的拍。十多雙眼睛釘着我們，有中國眼睛，有印度眼睛，有日本眼睛，生怕我們飛走似的緊釘着。

大家又靠攏的站着。有人在叫肚子餓，埋怨還不得回去。

等了又等，結果是把我們分開了，有的到一廠去，有的到二廠去。我和另外四個被帶到一個小寫字間裏，再遭了一次口供。最後的決定是把我們派到布房間去。

看看機器在轉動，看看人家忙手忙腳的在做工。這些做工的好親切，不停的

問長問短。半個多鐘頭之後，一個女書記才搖搖擺擺的走來和我們談話，她告訴我派定我以後一修壞布。一叫我馬上回家，明天再來上工。

回到家來，已經十二點半了。

以後有工做，不愁沒飯吃了。我真快活，媽今天也非常的快活。但是那些被趕出去的小姊妹呢，她們怎麼辦呢？她們的媽媽又怎樣呢？

## 我怎樣嘗到了女工的生活

翠仙

生活的巨輪不停地轉着，飢餓寒冷可怕地逼迫着窮人。從小死了父親的我，在母親的悲懷中長大了。父親所遺的產業在我母親自己不能管理中毀滅了。這時我已十幾歲，那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無所依靠。我母就此不得不忍苦耐勞的進工廠去做工。我因母親很愛我，身體又弱，她怕機輪會奪去她的女兒，所以不願叫我也進工廠。我是沒有兄弟姊妹的，這樣我們母女倆人就在這貧苦的生活裏度去。

但是在去年的上半年，爲着生活的逼迫，爲了種種的原因，我也開始跨進工廠去學工了。這樣我也嘗到了在工廠裏勞動的真味了！

站在這巨大的機械旁邊，整天的在他的暴吼中，腦子也要震空似的。這又是

在熱天的時候。尤其是在挨到做夜班的時候，朦朧的立在這可怕的巨獸邊，睡魔跟隨着我。可是你不能閉眼的啊！假使你要剎一剎眼睛，一不留心，那巨獸就會吞沒你的手或……甚至生命哩！在這夜深的朦朧中，牠的聲響（機械）也變成淒慘了。像對我表示同情似的。我抬起疲倦的眼皮向窗外望着，天是黑得怕人，想到此時，人家正在酣睡中啊！而我呢？看看兩邊的工友，大家都還是瞌睡似地站着。

待到天漸漸的在發白了，這使我覺得有些興奮，快活的是快要回家去睡了。天亮了，換上另一班工人。於是我就疲倦地回到家裏想到牀上去睡。噯！可是這時候母親已從牀上起來也預備上工去了。困乏的精神，把我的飢餓都忘了！搬着笨重的身子，就軟癱地橫倒板牀上。但是，母親的中飯是要我預備的呀！叫我怎能安心地舒適地熟睡一忽呢？然而等我在迷糊地將要睡去的時候，這狹小的亭子間裏，却像蒸籠似的蒸了起來：這時下面正在燒飯，太陽又從窗外射進來晒在

我的牀上。有時實在疲倦極了，就在這火爐上熱悶中睡去。

這樣的過了不久，我就學會了工。但是却没有工做了。（工廠實行減工，有的還做得到半天工，有的就此停止了工作。）這給了我一個猛烈的打擊，新進工廠就撞了壁。使我覺得多麼的痛苦同失望呀！不過我再想想；那般老工人們也都尙且挨着餓東跑西走在找工做，何況我是剛學會的新工人呢。

這樣的我也成爲失業羣中一份子了。然而後來終算找着事了，是一個朋友介紹我到一家外國人開的「洋行」裏去做事。不過我得聲明，我不是在這「洋行」裏做什麼寫字或做什麼「上等」的工作，這根本不是我這個從工廠裏擠出來的人所能做得的。這「洋行」是專賣「白種女人」穿的時裝。裏面和我做同樣事的有四個人。在別人家看來，一定要說：「在這種「洋行」裏做事是很寫意的。」唔！寫意！然而這種寫意是坐汽車大肚子的人們所不願享受的啊！好，現在讓我來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受到的寫意吧。



「洋行」兩字已夠漂亮了！可是十二塊一月的工錢，飯吃自己的，地方離家很遠，每天走了許多路還要乘電車，每月除去車費——中飯就在那裏面買點東西吃吃，假使你口渴了要吃茶就到自來水龍頭上去倒，這是他們（外國人）對於我們做這種工作的人所講究的吃冷水的「衛生」。他們自己電爐上有咖啡茶燉着；然而我們的中飯不能回家去吃，是因為路太遠了，費不起車錢，所以只好買點饅頭或什麼吃。口渴是喝冷水。這種吃法對於我們的身體上是怎樣的呢？

然而那樣的工作也夠你累了。從上午九點鐘起下午五點鐘止（有的時候爲了要趕裝運到外國去的貨色，那就得延長時間呢。）翻着許多五顏六色的什麼「美荷縐」，「和合縐」，「雙面縐」，「派力司」，「法雙縐」，「璧縐」，「喬奇紗」，「永豐縐」，「回文縐」，「華絨葛」，「縐緞」，「花奇喬」，「人字縐」呀！還有——終至我也叫不出名目來——做的衣裝（有着闊大的花邊的，都是西裝呀），看裁縫做得有污點沒有，損壞沒有。衣服上綉的各種花樣要把牠印

下來以備下次用。在遇着趕貨色的日子要整天的站着，眼睛也不能向別處望一望的，手提着烘熱的熨斗，不停地在顏色華麗的衣裝上，用力的來往推動着。

在夏天，天氣雖然那末悶熱的時候，但是爲了要防備窗外有煤煙隨風飛來污了我們這華貴的衣服（要幾十塊錢一件呢，我們那裏賠得起呀！）是只好閉着窗而整天氣窒着的呀！

每次自己經手的衣料都要自己簽字的，要是裝到了外國而被發現是污了的，或損壞的，那就要退裝回來。那時你就得受到外國人的間接的嚴厲責備甚至有開除的危險。

此外，我們還需要一種技能，什麼技能呢？要會裝啞子，然而真的啞子他們又不要的啦！

我在這裏是又嘗到了另一種女工的生活了。可是現在我又脫離了這工作，要進工廠去學工了。

我們的生活是很快的轉動着，今天有飯吃，停幾天沒有飯吃也說不定。這生活是這樣不停的轉變着，把我們的汗血轉吸到另一種人身上去，他們一天一天的肥起來，肚子也凸了出來。我們呢？漸漸的漸漸的——沒用了掉在地上，像補馬路的亂石似的，給滾路機很重的轉來轉去的，軋着，壓着，終究給牠壓在泥土裏了。

## 下回用木棍打

高杏芳

星期日，我到一個小姊姊家裏去玩，她是日本紗間的那摩溫。

我去的時候她正在和她同廠做的小姊姊談話。她們看見我進去，便很快活的樣子，叫我坐下，我就坐在牀上聽她們的談話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東洋人大搖大擺的跑進來，這兩個那摩溫看見這倭奴就一陣賤笑站起來，叫他坐，這倭奴就靠着這兩個那摩溫坐下了，便叫那個那摩溫「紅妹！你這兩天怎末這樣瘦呀！」那個叫紅妹的那摩溫很嬌媚的對東洋人說：「這兩天生活難做極哪！小工們一點都不聽我的話。」那倭奴便說：「小工們不聽你話，你爲什麼不打他們？」那個紅妹說：「怎麼不打！昨天有一個小工吃飯沒有掉班，我看見了連我的戒指都打斷了！這樣的賤種打不怕的，阿四你說對不

對？——

那個叫「阿四」的那摩溫，因為我在那裏不好說什麼，只是笑而不答。那倭奴看了她一眼，就說：「你打得太輕了，所以他們不怕你，下回用木棍打，假使他們再不怕，你就告訴我，我一定把他們開除！」

說到這裏矮奴的手就拍在那個叫紅妹的身上，叫道：「紅妹你不要怕，有我替你做主！」

我聽了這樣的話，實在坐不下去了，我就站起來要走，但是她們也並不留我。叫阿四的那個那摩溫送我出來。我回到家裏便想：這種可恨的那摩溫，自己住在工房裏靠着東洋資本家的勢力欺壓我們，我們做小工的太可憐了。

收銅牌那一天

莊小景

那天吃過午飯，我和對面的珍姐、珍妹一同去作工。到廠以後，我們就把銅盒子擺在位子上，把銅盒子放好以後，就和她們去拿錫紙，錫紙拿來以後，我和珍姐、珍妹到烘烟間去搭烟。那時，還有許多人也同時進進烘烟間去搭烟。

但是那個那麼溫不肯放我進去搭烟；我就問她：『爲什麼不要我進去搭烟？現有什麼生活做錯？你都說給我聽好了。』她說：『你爲什麼這幾天不來做？』我對她說：『因爲家裏有了事，所以不能出來做生活。』她又問我：『你爲什麼事情要停工？都像你這樣不來做，這裏的生活，有嗆人來做呢？』那時她的面孔非常難看。說話也像相罵一樣的。我呢？當然也沒有好看的臉給他看了。我就對她這樣說：『我有我的事情，要你這樣問我做啥呢！有了事怎麼還能出來做工呢』

？無論誰都要想多做些錢的，誰不要錢呢？」

她做出很不好看的臉說：『你的嘴爲什麼這樣老？』我說：『你問我當然也要回答你，有什麼嘴老不老呢？難道只有你可以罵我們的嗎？嘿！我今天也不肯給你罵了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』她說：『你到底要不要做？』

唉！在這時候，她的鬼臉非常難看，眼睛釘住了我，一隻手把門攔住，不肯放我進去搭烟，把她自己的領頭解開了！像白相人嫂嫂一樣的；其實她本來是一個白相人的嫂嫂，所以在那時候，她更加裝出利害的樣子了！

還有，許多做生活的工友們，都把兩隻眼睛看住了我，我說：『你們不要釘住我看，我和你們都是工人，有什麼看頭呢？我今天是最後一天了，明天不來做了，你們不要笑我，我不過是爲了到別的工廠去做了幾天，因爲要想多做些錢用呀！誰不想多做些錢？我想無論誰總要想多做些錢的，你們不想嗎？而且像她做了一個那摩溫，終日不做工作，工作的收入倒要比我們多幾倍。像我們做工的

人，是要做一條烟算一條錢，決沒有像她做那摩溫的那樣寫意。」

我到別的工廠裏去工作，已經被她知道了，但我也曉得誰告訴她的，我完全明白了！是小妹告訴她的，小妹要拍她的馬屁，小妹的心裏這樣想：拍她那摩溫的馬屁，可以多搭得到一些香烟，小妹當然也是想多做些工作。但是小妹的母親因為她的丈夫死了後沒有地方可以住，就住在那摩溫的家裏，所以小妹和她很好，但是住在她家裏像做娘姨一樣，替她各種東西都做，倒馬桶，洗衣服，領小囡，燒飯。但是不應該把同事的情形告訴那摩溫呀！

在這個時候，短命鬼工頭的臉是更加難看了！便對我這樣說：『你到底要做嗎？』

我說：『依你心裏怎樣？我當然要做的。』那個那摩溫說：『依我心裏不要你做。』

我說：『不依你拿錢來給我。』她就說：『工錢不會來欠你的，何必要這樣



來吵鬧？」她去問賬房先生：「下面賬房間裏錢有沒有！替一〇三號的賬結一結。」

賬房對那摩溫說：「都算好了！樓下房間裏錢沒有！」

後來那摩溫到外面去借五元洋錢來給我工錢四元六角，把我的銅牌子收去了。我在拿工錢的時候，許多工友都在我面前看我，我對他們說：「你們何必多看我呢？你們要曉得，我並不是爲了什麼錯事，給她停息了的；是爲了到別的地方去做生活，她氣我不得，所以把我停息了。」

我又對那個鬼那摩溫說：「你要曉得，我們是做工的人，你是做工頭的，你每個月有一定的工錢，我們是做一條算一條的，沒有像你這樣寫意。」

最後我拿了四元六角工錢回來，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！母親對我說：「玲呵！你不要去氣這鬼東西的那摩溫，我們也可以到別的工廠去找工做的，你決不要着急家裏的困難，我們總要想法過去的，你父親已經去世十八年！我也把你們

養到三妹妹這樣大了！難道將來過不過去麼？我不相信；只要你們姊妹倆好好地就是了！玲呵！你總要聽我的話，不要去氣這種鬼東西呀！」

我就立刻答應母親道：『媽媽，我決不去氣她；而且只有痛快！因為我這里不做，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做的。』這樣對母親說，說得我母親心中快樂起來，不會難過。唉！但是我心裏多麼難過呵！心裏急得很，想到家庭的困難，又沒有別的人來維持，我假使沒有生活做，那三個人怎麼辦呢？總不可以餓肚皮。唉！這塊銅牌收得真兇呀！假使不收去銅牌，那我兩個廠做做比較也可以好點。現在只有一家小廠做啦，怎麼辦呢？

農  
民  
生  
活

## 一個傭工的生活

焦大秋

我今年二十七歲，家裏有母親，弟弟，三個妹妹，還有我的妻子，和二個女孩，一共九個人。我家的田產除了三間寬的一所破院落之外，祇有八畝高低不平的田地，其餘什麼都沒有了。我父親在世的時候，雖然粗茶淡飯，一家的溫飽還不成什麼問題；並且他還能抽出血汗得來的錢，供給我讀書。

不幸我的父親在民國十二年八月間逝世了，我隨着也便綴了學，回家務農，這時我是個高小的二年生。成殮我父親的時候，手下一個存錢也沒有，賴有親朋間的借貸，才把這一宗事過去。可是自從有了這筆借款，我家的生活也便一日緊蹙一日。

運氣不好的人，往往是禍不單行，這時候天不作美，連接着來了兩三個荒旱

年歲，我家的生計便日益窘迫，債台便從此高築起來。所謂高築，是自我們窮苦人的眼中看，其實我新舊外債，合起來只有二百餘元。據我們縣裏現下的地價，上等田祇售三十餘元，像我家那樣高低不平的地，每畝也不過售二十餘元，把我所有的田產，一並售賣了也清償不了外債。所以，債主們和我討債，更加緊急，幸經親朋們替我和債主求情，說好話，才把四畝地抵了一百六十元的外債。

我除了償債的四畝地，祇餘下四畝地了。我顧到一家九口的生命，不敢再拿田地去還償外債了，又經親朋等的辦理，讓我給債主長年傭工，以還償這一筆大款。哈哈！我也是一個苦學而沒有學成的人，竟落到這樣地步了！

其實我覺得傭工並不算什麼慘傷的事，我所悲傷的是四畝地的生產，不能維持九口的生活，我一年的苦工還是不能來養我的老母！並且我的衣服等費用，還須從家裏供給，你說這悲傷不悲傷？可憐不可憐？要不是我的老母在世，我簡直便實行自殺了！現在我更把我家和我自己整日的實際工作，陳述出來，叫大家看

看，我也藉着出出我這一腔悶氣。

我的弟弟今年十四歲了，他和我的妻子整天在田裏工作，譬如用小車（卽人力車）推糞，耕田（以鋤頭耕），鋤草，……等，都是他倆個的事情，我母親和三個妹妹都用本地紡車紡棉紗，他們整天紡得胳膊都是酸痛的，可是每天所賺的錢，尙不足兩個人的飯費，在行情遲鈍的時候，甚或一個錢也賺不了。然而他們不管行情遲鈍與否，祇是日夜不息的工作。他們每天祇食兩餐，每頓大多數是菜飯，或是菜湯，有時蒸幾個紅梁餅子，大家便覺得換了好飯，高興的了不得。他們自從今年的正月初一日吃了一頓角子（用調粘的麵粉包上餡的東西）到而今做夢也不會夢見過！

我每天在黎明的時候就起床了，每天除了吃飯就沒有一點閒空，所幸我正壯年，身體也尙稱強健，所以我對於農家的工作，還能當得下來。但在中午的日光下，彎着腰在鋤草，頭上的汗如雨般的向下滾，那真使我咬着牙齒，勉強着忍受

！到了夜晚應當休息的時候，還要幫着掌鞭的餵牲口，想要安睡一會都不可能。

我的性情愛讀書，雖然身不由己，可是老不願意離了書本，所以我在每天吃了晚飯，把雜毛工作做完之後，總要抽一些時間，看一會兒書。我的少東人，是一個初中畢業生，他今年二十四歲了，每天的晚上他願意和我談一會兒，我倆個的脾味很是投合，所以他的報紙每天晚上也總要讓我看一看。但我這勞作了一天的人，也不過略一過目就算完事了。

今天我看見貴社徵稿的廣告，容許我們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寫稿，來訴告；我又想趁着這個機會，寫一個不怕不通的稿子，弄幾個錢拿回家去，歡喜歡喜我的老母，所以我便不自羞慚的把我的生活紀錄出來。

這一張紙是和少東人要來的，我自備的筆雖然隔幾天要用一用牠，可是筆毛已經脫了一半。這筆尖是我用小刀修成的，所以牠特別的不隨手。我住的房子是牲畜圈，屋裏沒有桌椅，我寫的這篇稿子是在衣櫃上爬伏着寫成的，所以字跡格

外的不整齊。這時小油燈裏的煤油，已經告罄了，明天我還要工作不能再向下寫，就此告了終結吧！



## 逃出農村，都市又不留我

坤 元

去年蠶季，我買了十二張的改良種（每張一元二角，）預備可得一百七八十元的蠶繭收入，還可以剩幾十担桑葉出賣；最低限度，蠶季能夠進門二百多塊錢，可做種夏季作物的資本，及一切開支。但是，蠶到了三眠四眠之間，都生了白僵同濃病，到上簇時期，一條蠶也沒有剩了。剩下來的桑葉，也只能夠剪下來做燃料了（因為其他戶口的蠶，也生了同樣的病。）非但分文沒有收入，倒反貼去了十四元四角的蠶種錢，同十幾元的人工費。回想歷來自己留的土種，倒很有把握，每年蠶場終有預定的收入；現在養的改良種，反而只能耗費農民的蠶種錢同人工錢，不知道取締土種的蠶桑當局，對這種情形，當作如何解釋？

到了夏至節，一滴雨還沒有下，一般農民，都急到了不得。我村即雇了一隻

屏水機，將外河裏的水抽到內河裏來（費用照田多少分配，每畝二元二角，）再雇人工或牛工將內河裏的水，抽到田裏來插秧。過了小暑，秧終算插齊了，可是灌溉費也就更大了。雇來那隻屏水機，抽水來不及，再雇臨時屏水機，每小時計洋四元，每日十一小時計洋三十二元，每日夜二十二小時計洋五十元，此款都要先付。在那時候，農民們真是碌亂紛紛；男的日夜不息東借西貸都爲水忙；女的除做飯外，就是燒香求雨。到了處暑節令，外河水來源已斷，田土成爲龜裂，秧苗枯焦，着火即燼。農民們到那時候，對於水稻就算絕望了。不過以我個人來計算，種十一畝的水稻，出屏水機錢，人工錢，求雨費用等，總計一百二十元左右，所獲的只有田裏的枯苗。

水稻絕望之後，心還不死，就上城買綠豆同蕎麥，回來再作第二次耕種。平爾綠豆蕎麥，每石約在四元左右。那時候市價激增到十二三元一石，種下以後，也因爲沒有下雨，一概不出；有的就是生了芽，也給烈炎的日光晒掉了。這樣的

結果，徒然貼去種子錢同人工錢。

農民們到了夏季，多數是有早餐沒有夜頓，靠借貸典當來餬口的。去年夏季因天不下雨，水稻收成無望，一般富有的人，見此情景，銀錢大都不肯放出，商店也一律止欠。因此農民在急難之中，要想移拉一枚銅元，也不可能。加以雇機戽水救稻時候，所有衣服，都已典當完盡。此時要延續生命，既沒有富人們的借款，又沒有物質典當。至於田地出賣，也無人過問，處此無米無鹽挨餓之中，少壯者只有奔走都市遠離鄉村謀生；老弱者就將河沿上村基上的大小樹木倒下，斬劈成段，挑到街上廉價出售，換大麥元麥回來磨粉煮粥度日。我的家裏，有岳母妻子兩個女兒共五人，也在這種生活中過的。

到了十月中，冬季作物終算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種下田了，可是生活也實在不能維持下去。我便湊了同伴，到上海無錫去找工做，但是城市雖大，却沒有我插足的餘地，只得仍回家中，我的妻子在我回家後的第二天，就跟了村上的女伴到

無錫去幫工，終算上到了人家；每月三塊錢的工資，都寄回來養我們家裏的四個人。

陰歷年底，在平時鄉村上正在殺猪宰羊歡天喜地忙着過年的時候了。去年可是完全不同。村上的人，也似乎少了一半；每戶人家都是唉聲嘆氣，呼寒喊飢的過活。我家靠妻子每月寄回來的三塊錢，吃大麥粥也吃不過去。我想我是一個青年男子，還要妻子幫工的錢來養活自己，實在於情於理很難說得過去。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妻子寄回來做過年費的三塊錢，就於二十七日早晨私自拿了一塊，瞞了岳母，單同大女兒說明了到南京來做工的話。在同八歲的女兒分別的時候，我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了。

我村離常州四十餘里路，本來已有汽車乘搭。但我只有一塊錢，無錢乘搭汽車，只能苦兩隻腳來跑。跑到常州火車站，已經十二點半了。十二點鐘的四等慢車，已經開過，想乘三等快車，錢又不夠，就坐在候車室等候明晨四點半鐘的慢

車。一看到了一部部的火車北上，一批批的人上車下車，自己只能呆坐在那裏挨凍。這時的心境，比箭穿過心頭還要痛。到了晚上十一點鐘後，候車室裏只剩我一個人了，這時候身上冷得悉悉的抖；肚裏一天還沒有吃一點東西，饑得咕咕的叫，同火車站上滴搭滴搭的鐘擺，成了交響之曲。我在冷餓到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就到霜露交加的馬路上去學賽跑。

噹噹噹的鐘聲響着，四點半鐘的慢車到了。九角五分錢買了一張火車票。跳上了火車，找回來的五分是十五枚銅元，以十枚銅元買了一個白糖麵包，四枚銅元買兩塊南京豆腐乾充飢。還剩下了一枚銅元帶到了南京。

我的表弟在某農場已做了一年有餘的長工了，我下車後就去找他替我尋工做，待遇只要暫能餬口，就滿足了。但是，在此冬令期間，各農場都裁減工人，現在無法補插，要再等一個多月，才有工做呢！啊！吃盡千辛萬苦來到南京，仍舊沒有工做。回去罷，家裏實在維持不過。在此地依靠表弟罷，那末表弟每月只有

九元的工資，要去四元的伙食，一元另用，餘下來的四元，要寄回去養他的母親，決無力量要化三四元一月的伙食費來養我啊！唉！我現在怎麼辦呢？我逃出農村了，都市又不留我。

兵  
士  
生  
活

## 入伍的第一天

王 謝

在家鄉的時候，我曾在縣立中學裏畢過業。以後呢，因為災害一天比一天利害了，於是我便被由安樂的田園而荒蕪了的家鄉，趕到熱鬧的省城裏去。在省城裏，雖然得到許多親戚們的推荐，但終沒有找到妥當的，合身分的職業。我發火了！一股勁由省城跑到北平來。我想：北平這樣繁華的地方，該總能找到出身之地吧。那知越繁華的地方，失業的人越多，找事情越不容易。剛到這兒，去投考小學資格的郵務佐，便大大的掃興了。

開待了兩個月把身上僅有的幾塊錢吃完了；眼看北風又在向我狞笑。立刻發起慌來後悔不該離開家鄉，跑到從前視爲天堂似的北平來，受地獄活罪。

「王謝以二等兵記名編入第二隊第二區隊……」



爲了生活問題的逼迫，費了許多週折才由同鄉處得到這張××師司令部的條諭，去當學兵。

這樣，我總算得救了。不過，「二等兵」有什麼關係，只要自己努力，還怕武裝帶子掛不上身嗎？我降低了希望，安慰自己。

雖然我有這麼一股勇氣，能夠去吃吃兵的苦頭。同鄉都這樣誇贊我。但我心裏仍很難受。

「啊，中學生！」

當我站在一個面孔莊嚴而帶有猙獰的臉的軍官（這便是我們的隊長）面前，心跳的非常利害。他像嘲笑似的嘴向着我。這使我多難受呵！我幾乎要哭了。

其次，是一個分隊長領我上特務室去換衣服，這使我更加難過。脫下了自己身上的棉袍，換上一身骯髒破爛的灰色棉軍服，發出一股汗和霉的臭氣，幾乎使我發嘔。從這時候起，我的自由是完全給剝奪了！一身破軍衣真似機器人的外套

呵！

於是便被命令着上操場去。

遼闊的廣場，靜靜的浴在陽光裏，北風不時的來衝破寂寞，太陽失去了它平常的熱力。場中央的高台上，一個黃色銅像似的東西間或轉動一下，四週像灰色的大理石階一樣，嶄齊的排列着。顯然這是一座殭死的幽靈的銅像台，那能料到是活生生的人的排行呢？

演操的時候，我算是新兵，照例是沒資格參加正式隊伍的，往往是分隊長派出一個比較技藝略好的兵來訓練我。這使我很氣惱，兵來訓練我嗎？於是我放胆的提出抗議：

「不，分隊長一切動作我都會。在中學裏也有體操。」

似乎這一隊人都驚訝了——啊，中學生呢！——我這樣想。於是分隊長和靄的微笑着了一下，允許我加入本隊。

當開始動作的時候，我倒霉了。首先不會「立正」，稍息也沒有勁。並且我的動作是學習的東洋操，人家教的却是德式操。結果仍被叫出來，去受一個兵的訓練和指正。別人都在笑我，似乎仍然在說：「啊！中學生呢！」我羞忿得幾乎要流出淚來。

當我被那個兵由脚上一直指正到頭上，塑成了一座泥像似的金剛。全身肌肉都打了結。這算是「立正」姿勢。

「別動，沒有命令一天也不準動，這是軍人的基本精神。」他竟以官長自居的在向我訓話了。「稍息！」

我忙無所措的將左足踏了出去，并且大大的出了口氣。但錯了。脚步沒聲，上身移動了，被叱責了幾句。

這，我能忍受嗎？我能把自己的身體任別人驅駛嗎？這是妓女！這是出賣靈魂！但我沒時間想這些。只覺得淚水像潮一樣，在胸中沸騰着。眼圈似乎在泛紅。

了。

收操了。

隊，在被解散之後，我才大大的鬆了口氣。但四顧都是一張張黃瘦的陌生的臉，我想找一個比較熟識的，和他打聽打聽吃飯同睡覺的情形——我想這或者能給我以安慰，也就是我最後的希望。但始終沒發現出來。我只有隨了大伙的移動，由操場上穿過許多重門，而到一個院落裏。在這兒台階很高，房是雙層建築。下面的正中是兩個教室。正午的太陽，很有力的，像在憐憫什麼似的，直射到教室門前的光滑的台階上。

六個僵僵着長體的病號在台階上晒太陽。

兩個不安的坐着，不時的張張嘴。鐵青的臉上，使他們沒有什麼表情。腿上都裹了白布。其他一個靠在門壁上，無力的灣着腰，右手用布帶繫掛在瘦長的頸項上，却用力的抬起沉重的頭來，無光的眼睛由太陽裏投到對面的一棵桐樹上去

，像在沉思。其餘三個，都在靜靜的躺着。僅能瞧見黃蠟一樣的臉皮，包裹着鐵硬的骨頭。緊閉着深陷的眼，爲疲乏所侵襲着。

於是我初來時候的希望更加黯淡了！

「同志！」我的肩膀被有力的拍了一下。我驚訝的轉過臉來，一張苦裏帶黑的臉，眼珠很流動。嘴角上掛了點像抽泣一樣的微笑，打着慣聽的家鄉口音，叫了這麼一句「幾時來的？」說着又伸出了乾癟的右手來。態度極親暱的。

「今天。貴縣？」我謙遜的回答他。一面也只得很不自然的用左手去握住了那隻幾乎使人不相信的手。但我似乎很喜歡他。

「××。貴縣是××嗎？」他由我的口音竟測着我，是那一個縣。

「是的。」

由此，我們便成了相距一百一十里路的惟一的親近同鄉了。於是我痛苦了半天的心稍寬了一點。同他談話時，知道他已經離家六七年了，并且是一個飽嘗戰

爭捨死忘生的老兵。

不用問，一瞧符號便知道他叫錢潤發。但他不識字，却問清了我的姓名。

「王……謝？」他顯出思索的神氣，像有什麼心事。「王祥。是的，二十四孝。大約他是你們的宗派祖先吧，哈——」說完向我懇摯的苦笑了一聲。

我雖然有點莫明其妙他的話，但我却很有點氣了。爲什麼王祥是我的祖先？不會是罵人的話吧？

他見我沒有回答，似乎以爲我承認王祥做我的祖先了。於是更加親熱起來，一把將我拉到朝東的台階上坐下詳細的談起來。

他說話時很激忿，臉完全沉下來，深陷的眼圈也發了紅色，眼珠挺的很大，已沒剛才那麼流動；幾乎要冒火。他給我說，他命運很壞，沒唸過書，只會做莊稼。十七歲那年，棉花給晒枯了，接着便又遇了水災，連根都沖完了。這一下便給他們家種下了禍根，——沒錢上捐，爹給拷打死了！媽呢，因爹死了，整日地

哭泣，不到半月，媽的眼睛便瞎了一隻……

「你呢？你家還有什麼人？」我聽的心酸了。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問他這句話。

他沒理我的話。但他的聲音有點抖了。好像必得爽性的大聲哭出來，才能出口冤氣。

「報仇！我必得給爹報仇。治好媽的眼。」浸濕了的眼珠一轉，淚沒有流出來。然而聲音又雄壯了：「哼！祇要老子好心幹，「孝心動天，「將來還怕殺不死那些王八操的。」眼角上的一滴淚，在嘴唇上蠕了一下，似乎在勝利的微笑。

我想：錢潤發剛才并非有意的罵我呢。——

「噠啞——噠啞——」

「號響了，又得出操。」錢潤發拭一把淚，告訴我，這次被派來訓練我的是一個矮子。

「老鄉，由那兒來？」這傢伙的臉很滑稽，在平面形的腮上有兩個漩渦。所以一張口，由那兩排淺黃的牙齒，便引起一個怪形的微笑。倒挺和氣的。

「陝西。」他很謙遜，所以我馬上「立正」了。

「稍息，」他又笑了一下，「我們用不着客氣。都是弟兄們。」

哼！上次那傢伙的神氣！我心裏想着，於是也輕鬆的笑了。

「聽說你是中學生呢，幹嗎來受這苦？」

「是的。因為沒錢。家裏供不起升學了。」自己覺得這可憐的態度，一定比他那怪形的笑還滑稽呢。

我和他談的很投契。知道他是湖北人，他先前在一家紙店裏當學徒。所以他識好多的字。以後無故被辭退了，便由家鄉那兒入伍去打××。他告訴我，他們很吃力。他們曾經一禮拜都不敢睡覺，他們黑夜裏出去放哨，晒了，祇能在草地裏坐下歇歇。但往往會遇着蛇爬到腿上來。或者抓一把稀屎，臭得不能出氣。



然而以後軍隊敗了……

「立正！」忽然他瞧見區隊長走向這兒來了，慌張的叫了一聲。

散操了。他很誠懇的鼓勵我：

「王同志！努力幹呀！別怕吃苦。唸過書的比我們容易上進的多哩！」

吃午飯的時候，是在教室前的台階下，排列着八人一攤的碗和筷子，中央是一桶淡白色的煮白菜。粗糙的黃色米粒，硬的刺喉。砂子在牙上作响，我不習慣的勉強嚥下了一碗泡過白菜湯的米飯。當我瞧着別人三口一碗的伸伸脖子嚥下去，不覺得就有些胆怯。

「吃好了嗎？」錢潤發老遠地隔着三個飯攤子，很關切的向我打招呼。

飯後，五點鐘。這是行降旗禮的時候。

一大隊人。嚴肅的，圍繞着一根粗大的柱子站着。四丈高的梢頭上，飄揚着一塊被風蝕破了的國旗。

黨歌和口號之後，在一噠哪——噠——的軍號聲裏，我們謹慎小心的行着軍禮，眼睜的挺大——隨了由上而下的國旗在西北風裏「嘖嘖——嘖」的節奏。

晚上不出操。只上講堂。

雖然在一間寬大的教室裏，但二百多人却也夠擠的了。我們一條凳上坐了六個人，除了頭的轉動，身子是不敢斜一下的，不然使得搖動別人。

在這兒吵鬧的非常利害，好像都要把靜靜的壓抑了整天的煩燥和怨氣一下子吐出來似的。因為這是整天唯一而僅有的說話的機會——只有二十分鐘。

在一切聲浪上鼓噪得最响而最有力量的，是一個山東人的喉嚨：

媽的，操他奶！凍殭屍啦——解手都要命哩！——說着，一面用粗大的拳頭打到桌面上去。

「砰！」的一聲墨水瓶子翻倒了：

「禽媽的，發瘋！」一個四川口音罵了一句。

「操你奶奶的，罵老子！」山東人順手一個耳光，落在一張瘦削的臉上，在人叢裏响了一下。

「幹嗎？誰，誰？不用打啦！」四川口音的那傢伙，正要解下皮帶來，却給一個分隊長攔住了。於是急的亂跳：「打，打！爺媽的打老子！」仍然撲了過去。當山東人的巨掌又接觸在瘦削的頰上時，又是兩响消逝在雜亂的拉架聲中了。

「何苦呢？每天苦苦的，都是一樣受罪——」

「爲了六個月當一名爛班長來受這烏氣。」

聲音像雷一樣鑽進我耳朵裏去，使我深深的印象到這些青年們都像我一樣的——在街頭上呢！

教官來鎮壓了鼓噪，平息了聲浪。四川口音的人，臉氣得鐵青的，印上了幾條紅紅的指印在上面。

教官是福建人。我沒有聽懂他的話。但黑板上的「草」他讀作革字我却聽懂

了。

下課了。外面下了大雪。風也比白天起勁些。黑黑的天空，什麼都瞧不見。呼呼的聲音，打到衣裳上來，像刀子一樣由褲縫裏，袖口裏領章裏，直到心裏。於是心給風蝕了，劇烈的作痛。雪落到臉上，手上。像泥鳅樣向肉皮裏鑽，爲了結束這一天的疲勞，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，在這淒愴的寒冷深夜的操場上，用疲倦而僵硬了的嘴唇，一聲一聲喊着戰抖抖的「有，」而希望馬上得到暫時安息。

名字點完了。但在操場的角落上，還有三個因遲到而被罰的弟兄，跪在暴風裏，浴着狂舞的雪片，在低泣呢。

他們便是正午睡在台階上晒太阳的那三個病號。

我們的睡處是在樓上，能容一百多人橫睡的一間大屋子。這兒沒有床，睡在地板上。

一個個疲倦了的身體，都無話的埋進被窩裏去，接着便交出暮雷似的鼾

聲。

我還沒有被派定舖位，我很着急晚上沒地方睡覺。

「老鄉，來暫且睡這兒吧。明天幫我寫封信，成嗎？」被窩裏抬起一隻圓圓的腦袋，把身子似移非移的動了一下，帶着憐憫而又懇切的聲音，向我提出了條件。

我不思索的點點頭，把倦軟了身子，猛的倒向薄薄的被窩裏去。

風捉着雪片，打向窗戶紙上，像鬼撒上一樣的聲音，衝到我半知覺的耳朵里來。同舖的那傢伙，突然打了個寒噤：

「冷呵——」

一九三四，十二，二三。於北平

## 靜坐攤頭

汪任談

因為故鄉（皖贛交界之處）太和「匪區」隔近了的緣故，所以長年不斷的，總有幾百個丘八老爺盤駐着；因此，什麼捐啦，費啦，就比隨便甚麼地方都來得特別的多。出產既不肥饒的故鄉，加上了這許多的剝削，又加上接着兩年的水災，只有一天一天的瀕於崩潰之途了。

在逐漸破產過程中的家庭，是沒有再供給我讀書的力量了。當我十四歲小學畢業的時候，母親首先提議，她決意要給我學一個行業；雖然父親搖頭反對，以為七世書香遂爾中絕，未免有損翰林書題「尚德堂」裏的門第，也不能阻止她的決心。在那年的端午節後，我就跟了親戚，來到上海，在閘北一家香粉店裏做學徒。

過了一年多的倒痰盂、揩賬台的奴隸生活，二二八一的戰事爆發了。店屋毀在無情的砲火之下。我是失業了！同時開始了我的流浪生涯，認識了現社會的猙獰面目。

戰事「妥協」後，幸蒙朋友的相幫，介紹我做了一個每天分送八十多家閱戶的報販。

我們這一班報販，每月工資最多不過十元，飯宿還要自供，像我還只有六元。每天東方剛亮，這正是那些醉生夢死的行屍走肉，各自走到了他們快樂的終點，沉入到醜惡的夢境中去的時候。我們却剛剛起身，蓄滿着全身的精神，集中到三馬路緊閉着鐵門的，新聞報館的門口，蹲在人行道上，把先發出的各報的副刊，一張一張很有規律的折疊着。等到七點多鐘的時候，新聞報館的鐵門一開，我們幾百個報販，就像餓狗搶食一般的，一湧而進，憑着預先向報館買來的刻着有數目的銅牌，領到了相等的報紙；各人就爭先恐後的，向馬路上發瘋似的奔跑，

依着平日的記憶，挨家挨戶的分送去。

階級的分化，也許是社會裏一種自然的趨勢吧？就像我們報販之間，却也深深的分成三個階級啊；第一是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勢力的大老板，他們有幾千家的閱報主顧；每月的收入不下幾百元。正因此，他們的生活就日漸奢侈了。而且數抽上了鴉片煙。因為抽了鴉片煙的緣故，精神自然是頹唐的，更不願早起。所以對於幾千家的閱報主顧，就無法兼顧了。於是應運而產生了包租「紙頭」(一個閱戶，看一份報，我們叫做一張紙頭)的二老板。他們平日多是放「印子鈔」，提着鳥籠，上上茶館的「大亨」。他們有着一付剝削人家的靈滑手段，把大老板的「紙頭」包租了下來，再僱上我們這班第三夥計；造成了上海早晨每一個角落裏都可以看得到的報販。我們不願落雨下雪，如牛似馬的替他們奔跑着，所得到的報酬是這樣的微乎其微；而他們除了繳給大老板，每月每戶一角小洋的租金外，還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得到兩倍於我們的工資的收入，我們大多數的三夥計的



報販，就是在這大老板，二老板的變質剝削下而生活的。

在閱戶方面，我們最歡迎一般少數的大學生；因為報館裏發報的時間，如果超過了八點鐘，那你送報去，他一定要擺出那付十足的臭架子，大發其皮氣，真有令人不寒而慄之慨。如果你去向他收起報費來，那必定要非跑上四五次不可。而且甚至有連你的報費都不付而搬往他處的。我的天！你們這些連報費都不付而搬了場的先生啊！也許是你們沒有知道我們送報人的苦處，才幹下這缺德的事吧？要曉得我們收不着你的報費，在老板們是若無其事的，要在我們每月區區幾塊錢的工資上扣除的呀！

人類的一切，都是跟着環境而改變的；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像我初送報的第一天，背上那「上海派報工會」的帆布袋的時候，內心的難為情，實在是無可比喻的。現在弄慣了，也就一點都不覺怎樣了。

在這生活程度奇高的上海，光靠了六塊錢一月的工資，當然是不夠開銷的囉

。好得送報只有早晨五個鐘頭的工作，這不是還有許多的時間空閒着嗎？就此，爲了自己需要生活的關係，和朋友的幫忙，於是我搜羅了各種的雜誌各樣的小報，把一個一尺多寬，三尺多高的木架，裝得琳瑯滿目的，在北四川路一家商店的門口擺起報攤來。

是的，做馬路上的生意，固然逍遙自在；但是你得處處需要識相呀！像附近的巡捕先生們每天來措張把報的油，那你是要和顏悅色的，任其所欲。否則，保準你的報攤就有馬上擺不成的危險！尤其可惡的，就是連巡捕先生們見了也有三分害怕的外國赤佬了；他們既不來措油你的報看，自然是無法通融的了。那你得時時鼠防貓似的，老遠看見了他們的影子，就要收起攤來避避鋒頭。有一次，我正在低了頭看着「新生」週刊上「街頭講話」的時候，冷不防嘗了一頓「外國燒餅」（巴掌）和「西洋火腿」（腳踢）的滋味，連那琳瑯滿目的木架也遭了無妄之災而被踢到三尺之外！然而，這種凌辱，正是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的家常使

飯啊！

但是，我引爲自慰的事情也還多着哩！第一是不必化錢可以瀏覽到各種的雜誌，得到了許多的寶貴知識；第二是對於馬路上的各種人，各種事物，靜坐攤頭，冷眼旁觀，也饒有趣味；一對對兒的伴侶們，不斷的來來去去，好像實驗室裏用完了一批材料，時時有新材料加入供你放在顯微鏡下去看看，或是試驗管裏去試試一樣。

我們擺報攤的頂巴望國慶日和元旦日的來臨，更希望航空獎券發達到每一星期開一次獎！因爲這都有使我們利市三倍的可能。其次，就是幸災樂禍的希望着戰事的發生了！像四川的二劉火併，山東的韓劉肉搏，福建的成立人民政府；這都是我們報攤上大起生意接應不暇的時候。

明年——一九三六年，海約期滿，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難避免的了！可惜我們這個毫無所備的中國，恐怕要成爲各國帝國主義者的逐鹿場！不然的話，哼

，我們每個擺報攤的朋友，都有着一個暴發橫財的希望哩！

## 我是這樣的認識了字

沈 力

父親是賣報的，母親也是賣報的；所以我得跟着繼承這賣報的事業，在命運上說，那是當然。

在我到六歲的那一年，父親就巴巴的望我快點長大起來。這自然有他的理由的。

有一天，父親賣完了報，坐在母親的報攤旁休息着。偶然地目光射到了我，就笑咪咪的對母親說道：

「阿小，今年長得真快，看去已像七八歲的人了，到明年也可以叫他拿幾份報去喊賣了。」

「嘿！」母親一則是庇護我，一則是取笑父親，冷笑了一聲說：「你也太狠

心了！誰見來？這樣小的孩子，就叫他單獨去掙錢了！怕有錢的人家，還常要抱  
抱哩！」

母親這樣說，父親也就不響了，我看他內心也像在自疚，因為他們畢竟就只有我這一個孩子。

實在我想，父親的話很對。我現在確能去賣報了；非但說明年，因為窮苦的子弟，生理和心理的發育，總比有錢人家的子弟來得快。你看，有時母親走開了，偏有顧客來要買什麼報，我也照樣的拿給他，從未錯過。為的我天天跟在母親的身邊，已習熟了各種報的字象。

第一個字象，坎進我腦中而熟爛不忘的是一「報」字，當然這是環境關係，因為我每天的耳邊，總是滾着「報」字。滿架的報紙，每一張上，總是有這「報」字，其次是申報的「申」字，時報的「時」字，上海報的「上海」兩字。但是就說我已認識了字，那是不通的。因為我只覺得這是某字吧了。我並不知道每一個

字的意義和怎樣寫，正像我認識各種器物一樣，這是抬子，這是長衫。

好奇心是每個兒童都有的，所以我也覺得單是認識，總像不夠，因之就去問我母親，誰知母親是跟我一樣，也只能認識每一個字的字象，並不知什麼解釋，因為她根本沒有進過學校。

這樣，我就只能去問父親了。父親總算是個有心人，他很明白我是苦痛的孩子，要像別人的孩子一樣，進學校去求學，正是休想。所以在我去問他的時候，總是不厭求詳的告訴我。同時叫我將每一個字，自左至右，自上至下的先在報上照字象劃着，或則離開了報在手心裏劃着。

兒童是幸福的，這是誰都承認；但是我就沒有享受過，我也沒有小朋友，所以也懂不了很多的遊戲。母親要我終日的跟在身邊，不許我離開這報攤一步，但是一日的長長時間，在我這活潑空虛的小心靈中，不得不對於這認字的工作，格外努力了。我已知道申報就是上海的報紙。我也已知道福爾摩斯是個偵探家的名

字。

然而這到底還是單字，或是簡明的單句，比較容易懂，像「張作霖進關」這種每一段新聞前的大標題，就不知道了。

人才的造成，大半真是由於「命運」吧。到了下一年，因了自家報販事業的不景氣，母親也庇護不了我，就聽了父親的主張，叫我拿了報紙，上街去喊賣了。

這樣，我認識字的機會更多了。我每天能認識了一句成語，像「兩軍前線，已在石湖塘接觸。」「孫傳芳大軍，已過仙霞嶺」等。因為這是每天最重要的大標題，賣報的人，都認作廣告的大聲叫喊，以聳動買報人的視聽。所以在每天的早晨，父親總教我這樣一句，以便我去喊賣。而我就這樣的每天一句每天一句的默憶強記起來。

倘然有人叫我把這每天的一句一句，連串起來，成一篇短文，這人多少是傻的。我何從去知道這是副詞，這是助語詞，這是名詞，這是動詞？更自然無從去



知道什麼叫做文法。我只知道每一句都是單獨成立的；雖然是每天換着。

唉！厄運真似天外飛來的打氣筒，把我打了氣。叫我加快的成長起來，叫我加快的多認識起來。在我十二歲到十三歲那兩年，母親和父親相繼死了，我也失了賣報的根據地。總算由一個親戚的幫助，進了一個印刷公司去做學徒。

就此，我像是跑進了一部活動的字彙裏，上下左右多是字；只要我自己用心的認識。同時爲了需要的關係，和別人的慫恿，又是自己的內心的要求，就跟了別人，進了工人夜校。

果然，不到半年，以前所坎在腦海裏的模糊字象，和每天的單句，都像換了一付面目的站在我的眼前了。而自己也像大悟大澈起來，從此自己才承認是認識了字了。

現在我已能讀各種的雜誌和書籍，也能寫得出粗淺的短文。但我現在是失業了。唉！我不得不長嘆了！我是這樣艱苦的認識了字；可是在我目前，有什麼用

呢？我能不能將每一個字，像每一粒飯樣的撥進我的口，經過我的喉，填滿我的肚子呢？唉！……

## 一個「地保腿」的自述

王 愚

昨借閱任圩學堂裏王先生的讀書生活，看到讀書問答裏，答馮世賢君的「店員學徒怎樣自修數學」一文，把一句俗語「獻醜不如藏拙」，改轉成「藏拙不如獻醜」，因為要從獻醜，才能到不醜。我看過之後，不覺心中感動，惕惕不安。自然，先生們這樣答馮君，當然獻醜不算醜了。好啦！我也要獻醜，現在把我的醜命，醜生活，醜字，醜文，一大堆的醜，統統都捧出來；看看可能醜死人，但是我自己絕不以為醜。俗語說「窮瞞不得，醜遮不得」，那還有什麼醜呢？

現在把我的身世從頭說一說吧。我本是蕭縣人，今年二十五歲，有老母，有一子一女，和我的老婆，共合五口人，還有祖上遺地靠溝涯的窪地四畝，已被溝佔去一畝弱。當我父親在日，我一家就靠這三畝窪地和我母親紡織為生。幸而父

父親認得幾個字，後由隣人介紹在一家紳士家去管閒事，每年可得七十串大錢的工價；我一家賴以溫飽。

嗣後我父親爲減輕家庭口糧計，又把我帶去哄小東人。我那時才十三歲，我也不知道當童僕不好，反覺比在家享福。第一喫的比在家好些，還能拾小東人的破衣舊鞋穿。我最幸運的就是得陪小東人唸書，我想那必是我父親託人爲力才能辦到的吧。一股氣唸了五年書，我認識的字，據師爺說（我那時叫老師就得叫師爺），比小東人還多還強。（我現能寫我的生活紀錄，一來是那時陪讀的心得，二來是我在閒時候還看看小說。）

後來小東人改上洋學堂了，我也就此回家。在我回家時，我又有大喜臨門，先是因爲東家老太太很歡喜我，我回家的時候，她把她心愛的丫頭春花賜我爲妻（這個「她」字是才學的）。又給我一百串錢。噯呀呀！天老爺！夢想不到的這場喜事！於是我也有老婆了！她生就的一雙天足，很有氣力，很能幫我耙地鋤草。

喜事未了，禍事相隨。接着我的父親害病去世，衣棺殯葬；我母親因過悲致疾，醫藥化用；我的老婆又生孩子不能幫我做工。

咳！這三年裏幾乎把我愁死！使我最惱恨的是我的三畝窪地，被前年挖溝，給我挖的一分沒剩。我當時覺着餓死也是死，就拚命的反抗。咳！幾乎捉將官裏去。結果，村長承許我以後免糧。咳！雖說免糧，我的地也不能收糧了，我一家的性命也就此完結了。

不過，到底還是不能去尋死啊，我老婆勸我做小生意，她紡棉花。我於是託人借了幾串錢，就販賣花生果和芝麻糖了，計每天可賺五六百錢之譜，這樣的又過了二年。

咳！人不該死終有救，去年有個僑居在宿縣的朋友，他勸我不如到宿縣去混，因為宿縣那村裏集會場中，還許賭博，小生意好做些，我聽了朋友的勸，又承他美意找屋子，我就搬到宿縣西北鄉暫住（離我老家七十里路）。

真的，宿縣的賭博還可公開，我的生意也興旺了。又添賣洋煙捲，我每天計算可賺三毛大洋。我的老婆又替房東娘子奶小娃，每月又給我家一斗小麥子。我們的生活，確比在蕭縣好的多了。

我的房東因為我認識字，今年春天，介紹我到楊地保家裏去當「地保腿」。什麼是地保腿呢？就是地保雇的工人，替跑差事討銀米錢的人。我又當地保腿了，天天做跑差事討銀米錢的工作。

起初我以為銀米一項，是同蕭縣一樣辦法，凡是有面子的紳董，可以拿錢在糧書手裏買災田，每畝可省錢一半。疲乏之戶，沒錢完納，祇得由糧書在官府買出來，到鄉間問欠糧戶每畝多要三二百錢的紅利。那知宿縣不然，照章是國稅一圓的糧票，再加附加一圓，另外手續費一角，那麼，一元之糧票，不過二元一角就夠了。現在這規定的辦法，除有面子的紳士還能享受，像些土鱉子就不行啦。要是一元的糧票，起碼須問土鱉子要六七元不等，就是經人說項，至少也得四五

元方罷休。

我親眼見過同事的向徐莊仔徐某要銀米錢，祇是五角洋的糧票，足問徐某要五元多。唉！因我是個窮小子，吃過這樣虧，覺着太喪良心了。我曾勸誠楊地保，他說，「你不懂，不是我們自己詛老冤，大家都是這樣。不然，城董處要做人情，鄉董處也要留面子，我們還能來得及嗎？」唉！明知勸他無益，算了吧，我不助紂爲惡了，我還去做窮生意吧。我前天終於辭了楊地保，地保娘子還罵我渾蛋。

現在我又賣花生麻糖了。自我辭去地保腿差事後，被學堂裏王先生知道了，我每次擔糖走過學堂門口，他總叫住問我，並且願借書報給我看。所以我才能夠讀讀書生活，這就是我有生以來的生活史。

先生，我寫的這一篇生活紀錄，雖說文義不通，又有許多白字，但是足費了我半夜心思，又點了三個大銅子的煤油，蹲在地上，仗在麻糖箱子上，直灣的腰

疼。我的老婆恐怕凍着孩子，幾次吵我不摟小小睡覺，說我胡扯，能會做什麼文章，不知丟醜！唉，在吵嚷裏終於被我寫成了。

先生！我這樣不通的稿子，也不值得贈稿費，祇求先生們費心改改白字，加上標點，登載生活紀錄裏，作我半生的紀念吧。



## 一個小販的生活

王 平

我是江北鹽城人。從六歲上就一路跟着父母到處飄泊。到了一個地，我父母總照往常一樣的幫人家做苦工，如種秧收稻舂米之類。手頭有一些錢了，於是再走路。就這樣的便一直走到現在住着的這塊地方來。那時我恰恰滿了十一歲。

爲什麼在這塊地方住下來的呢？這並不是無緣無故的。因爲這塊地方，是一個小鎮，鎮上人家，有種田的，有經商的，也有半商半農的，我父母起先只是幫人做工，打雜，只要是屬於用勞力的粗工，皆去做的。

大約做了兩年光景，手頭又有一些錢了，於是我父親在無人僱用時，便也做起小生意來了。

此時販賣的貨物，是一些糖果和日用什物之類。老清早我父親便步行到二十

里以外的城裏去批東西，回家時，往往總是滿頭大汗，氣喘吁吁的，俗語說得好，百步無輕担，他搨上五六十斤重的東西，從老遠地方步行歸家，其跋涉的苦，概可想見！

父親一歸家，我母親便把批到的貨物，一一陳列到設在街旁的攤上去，而我也就捧了糖盤，到處求售去了。

總算托天老爺的洪福，我們這設在街旁的店，生意却慢慢的興隆起來了。這一半自然是我父母的和藹可親的態度，還不討人厭的緣故。尤其我父親那種勤懇儉約，奔勞竟日的工作，博得了一些信賴了。

從此，我父母便不再去做短工了，却格外勤奮地專做這一門生意，每隔三四天，總得往城裏批貨一次，看他回家時那種怪吃力的樣子，我自然覺得極其難過的。

然而父親却說：「嚙苦不賺鈔，要吃飯就必須如此！」

要吃飯，就必須如此，我們窮人原只有這末一條生路！我父親與其說在做生意，不如說做苦工，他爲了我，節衣縮食，從上午四五時一直到下午十一時，這樣那樣，只要有錢可以賺的，什麼都幹，「要吃飯，就必須如此！」無論春夏秋冬，風霜雨雪。

這樣的又過了兩年光景，我們却正式開起店來了。開了正式的店以後，自然把『雜貨』兩字的模範，更加上了一些『雜。』而我父親的操勞，從此也愈加勤奮！工作也愈見緊張起來！

可是出人意料的，生意却並比以前更好一點。倒是爲了開店，一切的開支却加多了，如房租房捐什麼的，每月就要開支掉四元光景。這店中所賺得的，却比設攤時差不了多少。

我父親究竟是聰明人，他看看勢頭不對，於是派定母親做店中生意，派定我仍舊做從前的糖盤生意，他也仍舊拿了活動店（籃子）到處兜售，無論鄉村或鎮

上，風霜和雨雪。

在農忙的時候，我父親更有妙法來了。往往在半夜三更就起身，下一點冷飯後，就往城裏去批一担鹹魚回來，搗到附近鄉村中去販賣。這時鄉人因為忙，正在沒空來到鎮上來買東西，見他去，正合他們的意，於是乎生意來了，一担魚不消轉一個圈子，就售完了。回家常在上午十時以前。可惜現錢買的不多，大多數都是賒欠的。

回到家後，下一點飯，就拿了另一副活動店，又到處兜售去了。

如此一個情形，做起來，除非是鋼皮鐵骨的，有那個支持得住？他本來又是做得太辛苦的人，到底也吃不住了。然而他依舊咬緊牙齒，拚命的幹着，幹着！

夾忙頭裏，母親又生起小弟弟來了！從此我父親又要燒飯，又要做生意，又要照料母親，一日到夜，忙個不得了，我雖然也幫着幹，可是父親到底是沒有空閒的。

待母親能夠起行的時候，我父親早就支撐不住了，說來也真太傷心，只病了三天，就丟掉了一切去了！

父親死後，我和母親正如失了魂魄，無限的悽慘！沒奈何，只把新放出去的賬，苦苦哀求地去收轉來，把父親草草成殮了，把店房也退租了，重新在原先攤過的老地方，設起攤頭來。

現在是批貨的脚色換了我了。我起先每次只能批十幾斤貨物，但在歸途中，腿子却已痛得交關要命，每次痛時，我總不免想起父親來！不免偷偷地洒一點眼淚！

回到家裏，母親看見那種狼狽樣子，也總不免痛哭一場！

最要命的，就是批貨回來在途中下雨，此時的苦酸，真正難以言說的啊！

現在，我已經十八歲了，弟弟也三歲了，父親死時，我才十五歲，想不到在如此艱辛的道路上，也居然能夠給我母子溜過三年光陰。

然而，生意愈做愈難，本來能賺千把文一日的，現在却只有五六百文了，兼之，母親近來又常常多病，弟弟又小，而含辛茹苦所賺得的，却又是如此微乎其微的蠅頭小利。這一副重担，叫我如何負載得起呢！可是，爲了三口子的糧食，我不能不格外努力的拿了 my 活動店，到處兜售啊！無論是春，夏，秋，冬，無論風，霜，雨，雪……

〔附記〕 我本來是不識字的，因爲去年入了民衆學校，畢業後又常到母校去補習，在夜裏也看看書報，這才識了幾個字，此文是經過母校教師不少潤色的。

我要在這裏謝謝他！

船夫生活

## 船家

阿美

不是西湖邊上搖蕩湖船的「船家」，也不是珠江兩岸流行的「船家」，更不是來往大河之間有三四丈的高桅的「船家」。我搖的只是一條極小的小船，俗名叫「小脚划船」。住在大都會裏的朋友們，也許不懂我這一門行業吧。

客人要到一個地方去，而又沒有什麼班船可趁，跑路又吃勿消，且有急事不能不去幹時，就要叫到我們的小脚划船了。因為勿論在風雨冰雪，或則是寒暑日夜，要是有人一僱到我們，要我們幾時開，我們沒有不是悉聽尊便的。而且船上可坐可臥，又可以附載許多行李什物，不是很便當的嗎？

但是，事實上却並不曾因了這許多方便，而就增加了我們的生意。通常一個月內，我們只能賺到三四塊錢，而一兩個月只能賺塊把錢，弄到你啼笑皆非，一



家人挨餓的日子，却是極容易碰到的。

就拿這個地方來說，後這個行業的老同鄉，却有十多個，但鎮並不大，生意並不多，因此上，個個弄得焦頭爛額，無限悽慘！

你要叫我們去幹別的行業去麼？不行，我們做生意沒有本錢，做工去沒有著頭人，我們只好幹幹這種嘸本鈿的生意。

譬如我，這行業原是父親遺給我幹的，我常常想不幹牠，但事實上却由不得我不去死抱住牠，幹着牠。這並不是我父親固執，你要明白。

我父親去世時，含着淚說道：

「兒呀，我沒有別的東西留給你，……這一條船，……我的一生財產全在這裏了，……你莫看輕牠，……好好利用牠。……」

父親的意思，我懂得。他是說，在我萬不得已時，很可以靠此爲活的。却並不是一定要我幹這勾當。

先前，我夢也不會夢到，我竟會去幹這勾當。憑著姨父的瞧得起（姨父是一家米行的掌櫃，）送我上學已經讀到高小一年級，我總以為將來起碼做到掌櫃職份，對父親的這一行行業，我一向是瞧不起的。

但是，在父親未曾去世以前，姨父却不顧一切的去世了！在姨母依然一聲聲痛哭的時候，我含着淚無可奈何的歸到老家來了。

從此便失了學，成天在家裏度我悲苦的日子。

這一來，就急煞了我的父母！送我繼續入學麼，沒有錢。送我去學生意麼，却又捨不得，且又找不到荐頭人。要我搖船麼，年齡還小搖不動。那末如何是好呢？答案是：過幾時再說罷。

好，「過幾時再說罷！」可是父親生意清淡，一向不免要忍饑挨餓的，又多了一個我，更不消去說了。如何才能使我不餓呢？這又急煞我的父母了！

省吃儉用，借貸典質……日夜兜生意，母親做針線，洗衣服，……什麼都幹

到。我看看心裏難過，但有什麼法子呢？

挨過二年多，當我剛剛上船幫忙不久時，霹靂一聲，父親染霍亂，不消一天工夫，便悄悄死去了！

到了這個地步，還容我不抱住牠靠牠過活嗎？自然，我起先總還在心裏打算，以爲我也有高小程度，總可以換個把較省力的職業。但當我碰過幾回釘子（如投致練習生沒有文憑之類，）又看見報上成天大登着在大中學畢業而失業的消息之後，我的心就死了。從此也不再在腦海裏建築起美妙的幻影來了。

現在是專門幹着這行業，成天到各船碼頭招攬生意，以便把勞力去換一些米糧來充飢。

仗着平日的經驗，使我積下了一條找生意的通例，那就是我們有生意的日子，總不外是極寒極熱，風雨大雪的天氣。因此，每逢到這樣壞天氣時，我心裏總不免一樂。但請注意，我並不是鋼鐵打成，喜歡往風霜雨雪裏去練本領，人一樣

是人，人家喊「冷呀！」不見得我就不感到「冷」啊！只是爲了我的生意，比整有了一些把握，這才有點樂融融的。但，白快活，白跑一天，毫無生意，弄到肚子更飢餓的機會，在這種天氣也是有的。

一有生意，便是歡天喜地，快樂無量，冒着風雨，搖，搖，搖！尖的風迎面刺着，不管牠；猛的雨往頭上打，不管牠；手指凍到紅腫，不管牠！雪壓，不怕！驕陽曬，不怕！我只是搖，搖，搖！冷雨把衣衫濕透啦，管不着，驕陽把皮肉晒痛啦，也管不着，我只是搖，搖，搖！

寒天，在小港裏船給攔起來啦，捲起褲管跳向水裏去推；路途遙遠，已經搖出「三九」路（我們計算路程，以九里爲一單位，每九里船資五角。「三九」卽廿七里，）而目的地還未到，手臂已經酸痛啦，咬緊牙關搖，搖，搖！

船上客人怕風，怕雨，怕……，我不怕！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！獨怕無人叫·  
餓肚皮！

搖過「三九」路，捲起褲管，在冰堆裏把攔着的船推，客人贊嘆道：

「紹興人真吃硬呢！本地人哪能及得來！」

嚇嚇！紹興人不是鐵養的，我是看在你一塊半錢上啊！

待到拿了一塊半錢搖回家裏時，手臂如折！但心裏歡喜，我和老母又有十來天不至儘挨餓了！

在此地的許多同行中，我是比較少家室之累的一個（我還未有妻房，）然而生活却已如此艱辛，要仰事俯蓄的老同鄉，更不必說是死路一條了！更何況是，生意越來越不好做，一般奔走的人，看來也越弄越窮了，挨着餓在壞天氣招攬竟日，常常沒會兜到一釐一毫！唉！日子真不好挨啊！

## 一位女電話接線生的自述

錢華

這一隊可憐蟲，站在一條戰線上，同是有錢人鞭撻下的奴才，也許不致相忌吧？但我初進來時，老牌的同事似乎沒有一個同情我的，似乎我是她們花叢中的野草，也許同她們在一起會使牠們的美麗減色。偶然走過她們的身邊，隱約聽得半笑半罵的說：「這件古董是乾隆年間的寶貝！」

事情太難索解了，倘若工作是爲生活而工作的，那末，她們的一身衣服至少值二三十塊錢，戒指手錶之類的飾品還在外，接線生的工資每月只有十九塊半，這些日子怎樣過活呢？倘若出來工作是爲了摩登，那末，只見有電影明星，還從未見有電話明星呢！

這次公司招考，和我同時考進來的共十人，在一位頗有殺氣的洋太太督責訓

練下，我們都沒有互通款曲的機會，只能啞子吃苦似的彼此看看而已，三個星期以後，我正式派定了工作，我們新進的十個只剩了六個，那四個呢？在洋太太一怒之下摔走了。

她們也許有年老的母親，也許化過一筆運動費，現在也許暗自在哭泣，也許憤憤地罵那洋太太殺千刀，也許帶着滿眶的熱淚說天老爺沒有眼睛。

母親知道我正式派定了工作，她很嚴厲的對我說：「金兒！我雖然吃了半世苦，但從來沒有在你身上打過主意，現在放你拋頭露面出去外頭混，實在是不得已，只望你好好的做人，好好的做事，替娘爭口氣！」

我初上抬子，我的幻覺以爲這是帝王的寶座，我知道還有許多挨餓的人，還有許多想進來而不能進來的人，還有許多拚命加緊脂粉工作而來奪取這位子的人，同時又想起已經占領了而又被驅逐出去的人。

我把聽筒加冕似的戴起，那知道這個原是「緊箍兒」，頭昏腦漲神經覺得有

點紛亂，眼睛好像兩隻奔車的輪子，正在搖搖欲倒的時候，嗡嗡聲裏忽地聽見一個男子的聲氣：「喂！密司劉，昨晚爲什麼不來？累我做了電燈桿子，今晚七點鐘，不要忘記，仍在老地方，倘若再失約，我可要發脾氣……」

「先生！你錯了，我不是姓劉的。」我趁他的語調一歇，便插嘴說。

「你是第八號抬子的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請不要開玩笑罷，密司劉！你以爲裝過一副嗓子我就不認得嗎？」

「先生，我是今天第一天派到這兒來的。」

「那麼恐怕真是弄錯了，對不住！對不住！但你的聲音似乎怪熟的，好像是認得的……你貴姓？」

「不能告訴你。」

「是的，等到我抱着你的腰子時再說吧，現在費你的心替我接密司劉好嗎？」



「我實在不認得她，我是新來的。」

「密司劉都不認識嗎？」他老羞成怒了。咆哮起來了：「呸！休要在你老子面前擺架子！豬糞，蠟燭，眼睛張張開，等幾天看你老子的顏色！」

他那粗暴的聲浪，把我氣得頭都要發昏了，我不能自支了，不得已把緊攏着的聽筒除上，想暫時鬆鬆氣，那知聽筒剛除下，就有一位工頭模樣的人來「面前」板起面孔說：

「你是真偷懶？怪不得有人報告，你的號子呢？」

「八百九十一。」我回答他的時候，我的靈魂似乎已飛跑了。

「記一次小過罷，下次再這樣，老實不客氣，報告大班開除你。」

這時，我好像有一句話非對他說明不可，但是管工的背影已很忙的在我納悶中隱去了；隔壁第玖號檯子的同事，——清麗而瘦長的小姐，她嘆着氣對我說：

「朋友，吃這碗飯真不容易呀！工作這樣忙，方言這樣複雜，那班短命鬼又不時打電話來鬼混，敷衍他吧，他把你纏得更緊，拒絕他吧，他又去報告監工說你不替他接線，記過挨罵總算是好事，運氣壞些還要被開除！」

她說記過總算是好事，不過罰幾個錢便了；可是錢，誰都是爲了錢而工作，沒有了錢，生命怎得維持呢！一次記過，一次罰錢，結果我的血汗所換得的只是幾頓惡毒的痛罵，其他還有什麼呢？我正在獨自傷感，又聽得九號的同事說：「休要發愁罷，被走狗瞧見了又要挨罵的，那班惡棍最討厭，他們無事可做專在我們身上找題目，無中生有造些罪條報告大班去，我們多記一次過，他們多記一次功，好像罰我們的錢都加到她們的工資上。」

這九號樣子的同事，名字叫沈天容，我能夠認識她，似乎還是狗的牽引；倘若不是那天走狗罵我，也許她還不會同病相憐，小沈說，她進這電話公司來，比我更困難，考過三次才被錄用的；然而不是她的姨丈在洋行寫字，洋行的大班

認識這裏的大班，週週折折的說情也是無望的。她進來三年了，公司方面總不令她太失望——工錢由十九元半加到二十四元，她也不辜負公司，三年當中從沒有歇過工。她對我很親熱，給我知道很多做工的常識，公司的酷例，同事們的苦況，我應該感激她吧，但有時反使我埋怨她，她似乎給我更多的苦痛，因為給我知道的都是些不快意的事。

小沈曾告訴我同事老張的死。說起老張的家庭似乎和我差不多，總之不做工就得挨餓，她進來時很活潑，很強健，但調到夜班以後，不上半年就害了吐血病，大班說這是一種傳染病，因此把她當作魔鬼似的驅逐了。就在這一天，她受了刺激，回到家裏暈倒了，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，老高說的時候，似乎很悲哀，也許是兔死狐悲吧？因為老張的死，正是一班我們的榜樣，只有我們窮人才表同情；你看有錢人，還不是當作掃除一隻死老鼠一樣？

夜，有錢人的黃金夢做得正甜時，小高正幹着自挖墓穴的工作，她已調到夜

班了。她未嘗不知道這是死神催促她，但她能逃出這個人間的地獄麼？

早知死神不會把我放過的，果然有這一天，我也調到夜班了，我和小高又重聚了，我們做下半夜的夜班，也是我們認爲最苦的一班。聽說有許多人反是相反的，她們是最喜歡這夜班的，因爲白天可以併成一雙去逛公園，晚上能夠釘在男人身上看夜戲——上館子，進跳舞場，等到所有的癢處都搔透——興致索然時，剛好，又上公司來用電話找個失眠男子談心，時間真是一點不浪費。然而，我不能和她們一樣，我不能去追求暫時的刺激！去把酒精來麻醉我的神經，我要切切實實的生活，猶如我的個性不許我釘在某一個男子的身上一樣。

只有小高的性子和我有幾分相近，她也有一個苦透的家庭，她的父親是個鐵小廠工人，母親去年去世了，兄弟姊妹一共八口，全家的負擔都在她老人家一個人身上，假如人類的腦袋不是裝滿着豆腐漿的話，那末小高也決不會吃飽飯在家裏做糞機器呀！

小高近來的精神更壞了，萎靡得好像常在睡夢中一樣，越加灰黃的臉色，即使加厚了脂粉也難掩飾了。

小高病了，一天工作時暈倒在抬子上，噴出血來。

小高由她的親戚設法送醫院，我去探望她，唉！她簡直是一條生蟲的黃瓜。第二天我又去看她，下午她便死了，臨終時還捉住我的手，殘喘斷續的說：

「朋……友……趕快……辭……工……吧！」

小高死了，我的活力孤單地消磨在淒涼的夜裏，也許不久就會脫離了這人間的地獄到真的地獄去！

爲求生而工作呢？爲求死而工作呢？這個難解之謎常壓在我的心頭，使我呆呆的想着，喃喃的念着小高，也許因此對於工作失職了，在人前失了常態：有一天，走狗會這樣的罵我：

「老是這副哭喪臉！這裏不開心，何不回家享福？」

### 從搓五刀火紙捻子到滾蛋

李兆宜

我幼小時候，父親在一個木行裏當職員，每月有幾十元的薪水，母親又勤儉，生活很可以過得去。父親對於我希望很大，送我上學校讀書。讀到三年級，我的國文就做得清楚了，先生也很愛我。那曉得在那一年就輟了學，那木行因爲生意清淡，倒閉了，父親失了業，我的學費無着，書也就讀不起了。

生活既是困難，在家又無辦法，隔壁四叔才幫忙介紹，在城內一家醬園裏去當學徒。初進店還有一番儀式，記得走攏時，叫我在門外候着，出來一個人把我的行李檢查一過，然後帶我進去；點起香燭，先與老闆兼師傅及各先生挨次磕了頭，其次與各師兄作一個揖，再受一番教訓的話後，學徒生活從此開始。

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要起來，因爲睡在地板上的，稍遲一點，起來撒尿的人過

路，腳會踢到我的頭上，所以老早就要把鋪蓋捲好拿到樓上去。

下來就開鋪門，把長而且重的鋪板一塊塊的搬開，雖然拿得非常吃力，但這分當然的差事，新的學徒是應該做而且是命定的。

接着洗地板，揩櫃臺，抹椅凳，那一天鋪面上用的醬缸醋鉢和一些菜盆，通通都要洗好。不論是冬天結冰的時候，還是要用冷水洗的。水又要在井裏去汲，井又深，我人又小，扯起水來很困難，總是把一雙腳弄得很潮。

洗好後，把賣的貨色一一佈置停當，紅白豆腐滷，拈來擺在盤子裏，等坐櫃的先生來賣，他們拈給買主時，可用筷子夾的；但是先由甕子裏取出來，要用我凍得裂皮綻血的手去拈的，若是用筷子去夾壞了，說聲不好賣，熱辣辣的耳光就有吃的。

天天早上下冷水弄塵垢和鹹汁的東西，雙手的凍瘡爛得一塌糊塗，但五根銅水煙桿是不能不擦的。那是招待買主和老闊們用的，面子上的東西，非要用細瓦

灰或香灰擦亮不可，不然就要挨罵。這工作手最吃虧。冬天最難過，我就怕個冬天。

還有最緊決又吃力的工作，就是每天早上在吃飯之前有大批豆油餅送來，一面要留心點數，一面要趕忙找出放置的地方，多則一千幾，少都有幾百塊，通通要搬去疊好，疊到高了，一人在上面接，我在下面拋。大的一碼兩塊，小的一碼五塊，至少十八九斤，拋的不好，上面的人接不着，又要受訓。掉下來不但有打破自己的頭的危險，豆餅跌壞了，又有耳光照顧。因為過於吃力，常常自己連人一下跌倒。點數還要留心，若是差了數就要照賠，挨打不算數。每月只有六百錢，我還賠過兩次，一次三百一次五角。

做完後，吃飯的時間早已到了，趕緊到老闆家裏去把飯挑來，兩處分開擺好，因為老闆和先生們吃的菜與我們學徒吃的不同。我一面吃飯一面添飯，添菜，倒茶。因為要盡學徒的職務，要服侍人家，口頭的飯大半是囫圇吞棗地送下肚去



，吃完後，將盤及一切又送回去，每天三餐照例這樣是我的事。買豆餅的生意來了，又要挑送豆餅到木船上去，十三歲的人，身體沒有鍛鍊過，肩膀壓得又紅又腫，挑又挑不起，一次總要歇幾肩才送得到，雖然沒有好遠。

以外泡黃豆，洗缸子，掃地，拿東西，當聽差，總是忙得不亦樂乎，一天到晚終歸有事做的。晚間收拾了，十點鐘該休息了吧！不，這要搓五刀火紙的捻子。老闆和先生們吃水煙，固然用不着這樣多，買豆餅的木船戶來，每人總要拿一大把去，像是例規一樣，所以這也是每晚必須做好的工作。晚上終要弄到十二點鐘才睡。自輟了學就沒有機會讀書，只有每晚在這時偷偷地來看一點舊小說，或學校讀過的課本。

這樣一直過去，三年學徒已經滿了，升到名義上的先生，至少學徒應受的氣是受得少了。每天在舖上賣東西，當然還是很忙的；每月薪水兩元，雖然爲數不多，但比以前六百銅錢就不少了。自己知道家裏很苦，更不敢亂用一文，盡數拿

回家去。

窮人終歸命苦，錢好像是仇敵一樣。結果老闆的生意負了債，收拾關門，兩元錢還是拿不成。我於是就告失業。

這時我弟弟也有十一歲了，因為害病成了啞吧，母親又添了一個小妹妹。家中幾口人要吃，父親看我失業了，非常焦急，母親着急又生了病。沒法子，後來父親還是找四叔幫忙，幾處轉託朋友，才在上海一個洋行裏找着事。

說起來在洋行裏做事，多麼好聽呢！其實比以前當學徒還難，洋大人才不容易奉承，稍微推板一點，不但耳光，還有腳頭。揩地板倒痰盂更要十足道地。當過幾天名義上的先生，現在又來倒痰盂，還要受比以前學徒還要難受的骯髒氣。爲了生活的鞭撻，要吃飯，只得忍氣吞聲做下去。有一天早上下雨，洗痰盂，下階着滑，把痰盂打破了，洋大人大發其怒，耳光腳踢還不算，立即就叫滾蛋，我於是又失了業。

## 押典內

金曼輝

## ——生活散記之一

那年是十二歲，纔從高級小學校畢業。我的親屬們就計劃送我到典當去學生意。

踏出高小校門，自己捧了那小捲的文憑時，滿心以為能力夠了，很可以賺錢吃飯，誰還願意去幹學徒？同時亦一心在想進中學。這意見給媽媽知道了，立時扳了臉說：「你不學生意有誰肯給事情你做？想讀書，我們的家裏不配，少爺們才有這種福氣。實際上，家中經濟情形能夠維持我讀完高小，都是忍了苦的，那能夠給我進中學？」

幹別的事罷，首先誰荐呢？每一種職業，都有他的封建的系統，——而且我

們徽州人，大都是幹的典押業的，此外，茶葉，筆墨，衣莊，這幾種職業都不合我志向，但是不在這幾門中找一門職業學又不成，因此，限於我的社會關係，只有進押當做學徒了。

進店的前一晚上，把攔樓上的柳條箱搬下樓，媽媽在房裏把我的衣服從箱裏，從抽屜裏，集中到床上，準備放進我帶走的柳條箱，我呢，偷偷的把一部三國志，古文，唐詩，英文，等書籍塞到箱底，再拿了墨，筆，紙，硯放在面上，這時，滿心在想，不管他學不學生意，書總要讀的，字總要寫的，只專等有了機會，我就跑出押當，做別的事去。可是等媽媽理齊了衣服，拿出房放進箱時，一見那些書籍，就急忙的拿出箱子，不管我搶手奪腳，一面罵我，一面拿了進房鎖在她自己的箱裏。這時我哭了。

這幕悲劇，深深地刺痛了我幼稚的心靈，使我想到學生意的可怕，想像到那批兇蠻的人的鞭責，想到自己這一去準被虐待死的，所以哭鬧着明天不肯進店去

。這時媽走出門勸慰我說：「不是不能讀書，因為一讀書，就沒有心思學生意了，那時老板趕了出店，名譽要沒有了。」她收了書，是希望我認真學生意，只要捱了三年苦，滿了師，那時由我要什麼都可以，於是講到死了的爹，希望我代他爭氣，媽媽亦陪着哭了，終於進房去把沒收去的筆墨紙給了我，勸我上床睡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我一個人坐了部人力車，一面捨不得玩熟了的家，一面又在恐怕着進店後痛苦的生活，呆呆的坐在車上，由車夫拉，我脚下放了隻柳條箱，車蓬上放了一個鋪蓋，就這樣哭不出口的隨了叔父進那間店了。

一走進那大「當」字的屏風，看到一隻高的櫃，那隻櫃我那時站在面前伸出手不能摸着櫃面的，店堂裏很暗，太陽很強烈地晒在天井的地上，裏面還需要點支電燈的。

這時我左手提着箱，右手托住對臘燭，燭面上放了三枝安息香，站在櫃台邊的廂房門前等，走進這間屋，第一眼看到一對胖得像南瓜的男女，依了叔父的命

令，我叫了老板，老板娘。到這間房裏，叔父把臘燭拿去，點在上位的關帝像前，於是自裏間另有個大胖子走進來，這個胖子比老板瘦些，但亦有東瓜那樣了。於是我向他叩頭，叫先生，這個人就算我的師父了。而從這天起，我的運命亦在他手掌中了。

他們先查我的箱子，不滿意所帶的筆墨，這時我把恨媽媽的心，變成恨那條東瓜了。他叫我的師兄帶我上樓，那間樓很長，隔成二條小弄，每條弄邊，從地板起直到屋頂，都堆滿了報紙包的衣服，電燈光更弱，以致我把箱子鋪蓋放在騎樓前我的鋪位時，眼睛看到太陽都覺得眩了。

下樓來先生命令我拿出草繩，理好報紙，這天因為我初到，包衣服提早了一點鐘，我就開始折衣服，包報紙，串竹牌，有人來贖衣服時，跟了師兄上樓找衣包，爬竹梯。

押典內的學徒，早上六點鐘就要起床了。泡水，掃地，倒痰盂，揩櫃台，賬

桌之後，服侍先生起床，我總算幸運，老板住在店裏，有丫頭，倒馬桶的事沒有輪到我（這比第二次在五金店中要天未亮出來提馬桶，是幸福多了。）中午，晚上擺台子開飯，下午四時和關了店門後要把當下的衣服打包，搬上樓，再一個人爬在樓上，一包包拋上去，順了號碼。砌在那書架似的四方尺的隔子裏。

我們最怕的事是查衣包，和理衣包。因為每當下一件衣服是有一個號碼的，而且每個月有一個字，那字是順了千字文排下去的。從「金生麗水，玉出昆岡」那樣一個月一個字，而每日總有二三百號，有些取贖去了，那隔子中空時，要從頭把一年中的存衣包，再一格格排齊，排滿。那時我們呼吸灰塵，周身是灰塵。

至於查衣包，有時要爬上近丈的竹梯的頂上，一塊竹牌看過，把當票上的號碼對了衣包的號碼才能拿下樓來，有時查得慢些，顧客在櫃台前發氣了，罵人，而先生們以為我們做事偷懶，免不了吃栗子（吃栗子，是用手指屈了打頭，並不是真有福氣吃栗子。）有時，查錯了衣包，至少挨一頓「抄雞飯」（用鷄毛帚來

打，)再來查一次，若忙中錯了出去，那糟了，一元賠三元，四元都會，我們做學徒一個月只有剃頭，洗澡的六角錢，三四元要多少時候才賠得？於是在十六支光的電燈下，從九百隻衣包內，睜大眼，仔仔細細查到那隻衣包，下了搖搖欲斷的竹梯時，還要仔細看下號碼，而樓下又吵查得慢了。

我們學字的時間只有早晨六時以後，學的是那種蛇爬似的怪字。看書呢？要有錢買，十一點以後可以看九十分鐘。這樣每個月六角錢化了三四角錢剃頭，洗澡以後，實在買不起書了。而那般師兄們呢？也並不想看書，只想積起錢來。

我進店後，因為讀過幾年書，亦能算算，總幸得了些優待，出名難看的當票字，一月後亦會寫了，於是我這師弟反教師兄打算盤，坐賬台寫當票。我的生活漸漸少跑些樓梯，同時我更渴望讀書，可是書沒有，要買亦難拿進店。

有一天，包扎衣服時，偶然看到舊的申報，新聞報等的附刊，我呆呆的讀登載在上面的文章，給先生注意到，挨了頓罵，說我變懶了，於是驅下賬桌，又罰



跑樓梯。可是從這一天起，我亦發現了讀附刊可以充我讀書的飢荒。我偷偷的乘先生做事時，把報紙一張張理齊，暗中把有附刊的報紙藏在一角，到晚上把牠帶了上樓。查衣包時，亦一次一次從堆在樓上的舊報紙中拾出附刊來，集中到自己的床頭，到晚上上床的時候，躺在床上，借着我床鋪外的路燈，讀起來。於是我幼稚的腦中，亦漸漸積了些所謂智識，但是因為晚上太愛讀那些文章睡得遲了，白天免不了瞌睡，於是時時挨罵。

從那些附刊，及偶然夾在報紙中的小書內，便引起我求學的心，而憎惡暗黑的店堂，終年晒不到太陽的店堂。但知道自己環境不允許，於是偷偷寫了信給同學們，希望他們代我找個職業。

有一天朋友來了封信，我想收，給先生拿了去，拆開看，把它撕了。叫我上去，問我：「爲什麼不一心學生意？」我吃到了栗子，又嘗了第一次的「抄雞飯」的滋味。信終於沒看到，也不知裏面講些什麼。這次後，我恨死了這種環境，

於是決心想脫離黑暗的店堂。我乘了出外洗澡的機會，澡不洗留了些錢買幾本看相書，想學看相，走江湖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買了本書回來，給先生查到了，於是動員了全店的人查我的箱子，被舖，把我買得的相書，古文古詩，英文等都搜了放在賬桌上，已經十一點半了，叫我下樓，開始了我生活中最毒辣的一頓鞭打。我氣憤極，把鷄毛帚搶了來，一折兩斷，狠狠地說我不學作這生意了，你還能打我？明天一早我出去就是了。

先生大概被我嚇呆了，坐在賬台上嘴不停罵，我一個人朝樓上衝去，把我的衣服雜碎東西，整理在箱內，把被捲好捆好，我忘記了睡眠，忘了我該做什麼，腦中充滿血，亦不想明天如何見我的媽媽，不想回家不得的事，亦不想所決定的走江湖如何開始，能否成爲事實，亦忘了生活的恐怖，只是氣憤的躺在木板上，靠住被舖望着黑的滿了星的天空，靜寂得沒了人聲的街道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天纔亮，把舖蓋拋到樓下，連柳條箱都丟了下來，給他們查過，脫下身上穿的衣服給他們查後，算到了一元三毛錢。這樣，從後門一個人背了舖蓋，提了柳條箱，茫茫然的走了一段路，直到手酸極時，叫了一輛人力車到學友家裏去了，於是和監禁了我一年的黑暗的店堂，三個胖瓜，大的當字，灰塵的衣包，床外的路燈，別了。

### 三家店的學徒

曼輝

這次我進去學生意的店共有三家，五金店，碗店，照相店。三家店一個老板，共佔兩間屋，所以我一個人算是學三種生意，做三份事兒。

從押典出來後，並沒有照自己的計劃幹「看相」的玩兒，走江湖，可也不易的，他仍有幫口。而且家裏人怕我給人拐去，所以住在學友家裏半年多，他們讓我看書，自己找份願幹的事，而代我出飯錢。時間半年去了，那張小文憑沒絲兒效力，我終是失業。媽媽呢？常走來告訴，說親戚們看不起我，隣居譏笑我，叔父恨我罵我。但有一天告訴我，舅舅代找到的五金店的生意，要我去學，說有兩塊錢一月的工錢，我只得答應了。

進店是舅舅帶的路，他還請我吃了一碗鷄麵，進店的儀式和押典差不多，那

個老板兼我的師父的人也是個胖子，不過從潮州人變成浦東人而已！

在三家店裏，我的生活很複雜，因為做的工作有三家店。但也很簡單，因為每天做的工作都差不遠。

商店倒馬桶大概都在天未明時，所以倒馬桶的來打門，喊叫時，正在我睡意最濃的時候。我很怕倒馬桶，不單是因為臭，臭與香學徒是沒份兒去想的。我怕他的打門，因為這往往連老板和櫃檯先生都吵醒了，我還是沒醒；所以時常是被他們掀開被窩，有時挨一下耳括子才醒。我晚上睡得那麼遲，怎能怪我好睡呢？天沒亮，我常披了短棉襖，有時急得不及穿外袴，提了馬桶下樓，因為你慢了，倒馬桶的不停手叩門，老板們又會發怒。這時我真恨冷天，冷得牙齒打戰，腳手伸不直，有一次我還從樓上滾下樓，好在沒提馬桶。

早晨工作是先用水洗淨櫃台，天凍得水結冰時，我還是同樣要把凍得開裂的紅蘿蔔似的手指伸進冷水去，不能泡熱水，除非先生們洗完驗的水。但那水又嫌

骯髒，揩玻璃櫃面一定要用清水的。

洗完櫃台開店門。那長的排門很重，兩扇一次的肩進奔去，疊完了，要掛六塊招牌。這工作真不容易，因為我個子長得短，又沒氣力，掛招牌又要爬上凳，站在凳上兩手抓住招牌的左右底邊還夠不到鉤子，定要踮起腳趾，招牌很重，我怕凳子不穩，或是自己乏力了，倒跌下地。尤其那四塊碗店的招牌，每塊牌上嵌着二十四個碟子，磁很好的招牌，每次我舉起掛上鉤，或是晚上取下來，我的心總在抖，怕滑下地打破它們。

招牌掛完，先把五金店裏的畫鏡，一面面掛在兩旁，把玻璃搬到店門旁的陳列處後，我開始走到碗店去，把碗，碟子，糖缸，一個個放在門口的木架上，有了塵又要下冷水洗淨了才放上，碗疊好，才奔上照像室裏把三個遲起身的先生底鋪蓋捲好，堆在後面暗房的欄樓上，把四把夜壺放在一邊，開始掃地，鋪上地毯，排齊照像的背景，假動物，上樓掃地，都得了，奔上樓兩把一提的把夜壺洗了

，這時老板才慢慢起床，要水洗臉。服侍完，我即刻又到灶間把昨夜的剩飯倒上鍋子，引着火煮泡飯，等先生們吃完，自己亦吃了，洗碗，這樣早晨的工作算完了一個段落。

做完了事總能休息下吧？不成！要到製木框的工作室去把製就的木框搬下樓，拿出大塊的玻璃，量了尺寸，劃開，裝進框。有時先生們在玻璃上寫反字（因為寫反字掛起看才是正的），我磨墨，有時塗漆。有時木框原料到時要背木框到樓上的製框處。新碗來了，拆開草繩點數，洗乾淨。樓上照像館有顧客時我要去排佈景，搬椅子，拿水漂底片，黏像片的紙夾。

在學徒看來，這類工作是有季候的，天冷了真會悲傷起來，五金店，碗店，照像館內，凡我們所摸的東西差不多都冷到刺手的，尤其玻璃和碗，天冷了，手指常僵，抓不穩，時會跌碎的，而且我們從洗賬台的事做起，都沒有熱水給用的！所以時令才交十一月，凍瘡已經高長，手指腫了、開裂了，於是碗，玻璃常會

碎，耳括子亦常常挨受。這種痛苦誰能了解呢？

我在這家店中還要洗照像的底片，因為底片是玻璃的，不能用刀刮，用沙磨，只能浸在硝酸類的液體中爛去，做這工作又不能用筷子，鉗子，只有手指，雖然我們學會先倒出液體再用水沖，但日子久了，手指受了酸液，指發墨，手指破爛，再加以冰點下用冷水洗東西，一雙手都爛着。可是這次我沒發氣使性，生活已經壓偏了我的個性，因為不幹，可憐的兩餐剩飯菜，一月兩塊錢的薪金都會沒有的，我再怎樣生活呢？在老板，你不幹仍有人代他幹，他自己只吃吃養胖就得

了。

上午十點半淘米，洗菜，燒火。我很高興這種工作，因為我能休息下，能望住灶肚內火舌的姿勢，滿是油煙塵封的灶間的窗門，何況又有火烤呢？

飯後的工作大部份是割玻璃，學寫反字，出門代人家配玻璃，理磁，做雜事，有時也可以望望馳過的電車，看一羣人來往，比比顧客們鼻子的大小。有時賣



洋釘，鐵絲，小鑽。有時隔壁碗店叫我去收一兩隻碗錢。有時攆了鏡架，背了碗替顧客送貨。送貨最怕的是大塊玻璃，大疊碗，我曾碰碎過一次。

晚上收市時，再爬上高凳提心吊胆的先拿下四扇碟子招牌，搥排門，十一時後才能算我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時間。

躺在床上，背痛，電燈又熄了，讀書，讀報那才真是個夢！中國的小商人只要能從信書上抄對了一封信就算有學問的，讀什麼書？能掙錢，做老板，享享福，這是做人的道理，亦是學徒吃苦時的希望，也是老板對他的學徒的希望。所以我們文盲，一知半解的多了，我呢？把現在的生活和在押典內的生活比較時，只得把被蓋住頭哭着。悲傷我失去的讀報的時間。生活的痛苦，我的希望，每夜都會攻擊我弱小的心靈。當然我更不敢和那般在中學裏的撒嬌哥兒比了！

有一天下着雪，清早就飄下厚的朵朵雪花，我手痛，又硬，身子又有些發熱，我不敢出聲，路上很滑，把高凳案好，捧着碗碟招牌自己心抖了，怕會打爛，

爬上凳，招牌的鉤兒儘動，望不準，眼睛一花，那塊勞什子跌了地，我跌在上，臉刺破，我暈在地上。

等我醒的時候，已經媽媽，舅父都來了，躺在床上已經一日一夜沒醒，發寒熱，頭痛，手痛，背痛，老板請他們帶我回家醫病。現在想：做了半年事，他還不肯代我請醫生治病，終天做學徒是牛都不如的麼？

回家害了兩個月病，母親接着又病了。在我病才一個月時，老板已經停了我的生意，媽看我才痊癒的，也沒拖舅父去求情，我的學徒生活才算過完。

## 替藥材店忙過三年的結果

羽 翎

### 一·走馬上任的一年級

記得數年前，在我故鄉的鄉師校裏，將要畢業的先一年，家庭因環境的關係，社會經濟的瀕趨不景，於是在雙重壓迫下的我，不得不投筆從商，而遍向都市裏來。——在一月藥材店裏。

這月藥材店，以外表而論，雖不及銀行公司的富麗豪華，但比之油，蠟，紙火舖的小商，似又稍加一等。我心裏本不願從商，但爲了家庭的窘迫，父兄的累贅，不得不爲自身打算，而暫維殘局。兼之這藥店雖說不上擴大，然而形勢和外觀，頗有令人愜意之點。對我可算「門當戶對」了；所以我就立刻的走馬上任。

在店裏，因爲進去遲了一點兒，在同事中幾個學員裏，論起排行來，公房不

才是我。因爲是公房，於是所有店內的瑣屑事件都歸我。每日工作：晨則洒掃，拂案，捧盃水；會客時：燃旱煙，進茶，打手巾。這是從晨至午的必修科目。午後必往老闆住宅去跑上房；夜則，持風燈送老闆返舍，我在前面開道。有人說這些都是店員初級階梯，但我則認爲是侍者，聽差的生活罷了。

這且不說，如買客看貨，必得帶路前往，先生們一旁抱膝談心，令我們將堆定的貨物，一箱一箱的連下開出；開出看後，又一箱一箱的碼上堆子（每箱的重量最輕的二百餘觔）。無論貨之輕重，不問堆的高矮，這是由我同另一學員每日不可少的苦工。

有一次，因發一件貨品，那重量我認爲我們不能勝任（重量五百餘觔），而且碼在二丈餘高的堆子上。於是我要先生另派灶工往運。而先生却大怒的說：「只會吃飯！一當時我心裏躍了幾下，但又忍住了。終於攀繩附箱而上。殊料堆子過高，經不起人再在上面動搖，遂一轟一聲，這堆定的二十件貨品，完全

坍倒。差幸我在貨的尖端，我隨貨勢傾側，竟把我掀在離貨丈餘遠的地板上。兩臂半響不能平伸，所幸身體未爲貨品壓住，我暗中不禁默念「耶蘇愛我」。而我的同事則「噯喲！噯喲！」不住地狂叫，因兩腳已被貨品積壓着了。那先生還怒目圓睜的憤憤地說：「媽的，笨菜！」這話當時我雖未書之於紳，然在那一霎那間，生死殘廢的關頭，而X先生竟顯出那樣的態度，所以我現在還記得清楚。

我那同事雙腳不能行動了。第二天老闆給了二元錢給他，由他的父親領回去。臨走時先生還：「自不小心。」我視這種殘酷的待遇，不禁動了「兔死狐悲」的意念。而心裏懾縮了。這生活是人麼？抑是牛馬呢？唉……

## 二·逼起「跑離」的二年級

我有一個癖好，是常愛書。老闆先生亦常愛責罵。然而背了老闆先生我仍是要讀，所謂笑罵由他笑罵，好書我自讀之。尤其責罵愈嚴，而我看書愈是起勁，因爲準備退休……開除了。有一次，我拿了一本郭沫若著的論文集在角落裏讀，

却被×先生發覺了。冷不防他一手將書拖去，並且惡狠狠的說：「你要讀書，我要焚書。」我心裏不覺顫抖了一下。我想，×先生幸好在商場，倘在政治上呢，你想他既能焚書，豈不能坑人嗎？

當晚，老闆不知爲了什麼，叫我另爲謀事。我聽了這話，真是謝謝龍恩；萬不想一年餘的奴隸生活，今天解除了。次晨，我將行李搬了出來，請先生檢查。忽的另一老闆叫我在一間靜室裏說：「你們青年人，情性真是暴躁，而又不達時事。你想，你來此作什麼？你父兄送你來此又作什麼？是不是希望你學成後造一點事業？你是不是希望畢業後去謀出路？怎麼已三年之半了，因「老師」責備而棄一篋之功呢？回家何以對父兄？何以對本身？而況現在人浮於事的呀！」一夕話說得我默無一語，終於由這位老闆的轉環，使我稀飯泡米湯，歸還原職。後來聞同事們說這位老闆留你，因爲另有用處；我想，我還有用處麼？心裏不禁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

這片藥店，每年要辦一種外山藥材和山貨。產地在川黔交界的古宋和敘府。常年的莊客是老闆的姻弟×駐在那裏收買。因為這年匪盜蠶起，道途不靖；兼之瀘，合，敘等地軍事又起，老闆的姻弟×就不願意去了。值各貨出新期屆，而這些貨重慶又缺，價值又漸漸地漲起來——於是急煞了我的老闆們。

不知怎的，這樁差事就欽命到我同一位姓汪的先生及灶工老龔。真是言出法隨，這命令一下，「着即起程，勿稍逗留。」誰知事竟有湊巧，我的母親恰於這時病故。我便將報喪的家信陳給老闆請假奔喪，而老闆們說：「人誰不死？已經死了，回去難道咬兩口來吃麼？先公後私，端人碗，服人管！」我在這「着勿庸議」的威脅之下，不敢哼一聲，遂整裝「跑灘」。然而昊天罔極，我就成了母死不奔喪的不孝孩子了。我寫到這裏，滿眶子的熱淚，不禁泫然下落。「商人重利輕別離，」信不誣也。

到達目的後，往返於古宋，奔馳於敘府，足有半年。所採辦的牛皮，黃姜，

猪毛，培子等，陸續連回重慶。本想收莊束歸，但爲瀘合間的川黔軍事猛烈所阻。一天，突傳黔軍由此潰退，聞該軍軍紀不佳，我將所存現銀一千餘兩，與同事汪及灶工老龔和我三人分負在身，以備逃跑。值我們將要分頭隱避的當兒，潰軍來了，汪與龔遂於倉皇中竄去，我則隻身越窗逃遁。殊不料爲一潰軍瞧見，跟踪追來，鳴槍數響，幸未命中。我跟跄奔跑，適值小溪無渡。這時，我正如伍員出昭關所謳句子：「大江在前，追兵後一的情況。只聽那潰軍喊：「線上的朋友，將包袱丟來！」事在爲難，忽陳×團防適至，雙方接觸，我則竄入一間農家茅舍裏。殆潰軍遠去，我始返寓。在途中內心搖搖，爲恐爲懼。但撫摸着身負三百餘兩現銀，不覺自嘆道：爲汝三百紋銀，險丟了吾一條性命。

東歸，船過本鎮，同事汪及灶工龔欲拜望我底父親。我亦想望望已死而未送終的母親墳墓。我們囑舟子傍岸：適父親下渝，而母親墳墓過遠，勾留二小時，遂仍歸舟東下。



當晚，我將帳據陳列；而老闆不是說這裏不生肌，就是說那裏不對口，挑剔，反覆，其意味似有無限的疑我。後來問：「怎的收莊，却不先到號，而先歸家呢？」我說我非聖人，怎能過門而不入？那老闆兩眼死死的釘了我一下。我站在寫字臺旁邊，看他一頁一頁從頭看到尾復又「二一添作五」從尾算到頭。晶瑩的電燈，時時放射白光，似乎爲我張目。嗚嗚……汽笛一聲，電燈突熄，我視窗間，不知東方之既白了。

### 三·撤職查辦的三年級

這是我行將畢業的一年，這年又是這引藥店的賬期（三年即叫做一賬，）這時許多同事都向我說：「翎！跟你老哥道喜哩！」他們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來，是因我頭年往古宋辦貨，那年的生意不惡，而且紅利倍蓰。這店的定例，凡「莊客」分紅的多寡，視生意盈餘爲斷。其向例是以紅利百分之五作莊客的獎勵。這獎勵，屢年老闆的姻弟×，及×先生的外甥均曾經享受過的。所以同事以這樣的原

故而爲我致賀。但我心底雖不在意，然幼稚襟懷，精神頗爲興奮。

後來會計先生將我所經手古宋敍府莊的帳目盤存出來。損益計算書載明：借方爲一二〇・〇〇〇元，貸方爲八二・〇〇〇元，純利爲三八・〇〇〇元，如照百分之五的獎勵推算，則我應得獎勵一・九〇〇元。這個數目揭曉後，同事無不交相羨慕，我於是也樂不可支了。我想，我雖然受了些痛苦折磨，飽嘗了些道途風霜，遇了些驚濤駭浪，遭了些不測危險，在這時，尙還有點生機，這也罷了。

孰知這種希望，竟成幻想。不但百分之五的獎勵終成泡影，而意外的不幸事件反發生了。老闆笑嘻嘻的叫着我，他說：「你現已畢業了，我們這裏『塘小魚大』，不能棲枝你的了。別的好事，請你遷地爲良罷。」并要喊我的介紹人來負我經手的古宋敍府的帳上未完結的手續。這顯然是，撤職不說，而還要查辦。我當時聽了，心底怒火中燒，所謂矮子過河——安了心。於是我就反問：「我究竟犯了你們什麼了不得的罪，請一一指出！俗話說得好，『殺人要喊醒』呀！」

他說：「賬上浮支虛報，人品狂賭濫嫖。」有了這八個字的朱諭，我就爲他「劈溝子一脚，白屁股一翻」滾了出來。我細嚼這八個字的朱諭，我有類孔二先生受屈時的話來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然而「三年徒弟三年忙」的生活，就此告終。

最後，我向介紹人提出獎勵金百分之五的話來。他答，「你怎麼不知你開除的原因呢？百分之五的獎勵，這是老闆的姻弟和×先生的外甥才有這特許的權利，你是他什麼人？……」哦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非他們的舅子！哈哈！

我想，我是受了×老闆的騙了，我是爲他犧牲了。但現在不是舅子而被犧牲的人才，在商場又豈僅只有我麼？回想，豈特商場如是，政治上何嘗不如是呢？所謂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是現在資本家，權威者，奉行到底的治事格言，尤其是它們的不二法門呵！

二四·三·九·午後三鐘於重慶·

## 電燈公司的練習生

雙

在這入浮於事的病態社會裏，青年的出路原是個最嚴重的問題，而我的家庭裏又是怎樣急切地希望我就能有一條較好的出路。處在這兩重情況下的我，於是寫求薦信，託親友便成了我日常的工作。但是那太快的光陰呀！一個二個月長的暑假就給它這樣帶走了，眼看着幸福的同學們一個個升入了高中，而自己呢？努力奔走的結果還是毫無希望，我真有些焦急了。幸而，在離開學校後第三個月的中旬，承我的一位堂兄的介紹，算是在×地的電燈公司裏找到了一個練習生的職位。

出路既經找到，便也不容許我再事選擇，又何況在高不來低不就的我，「練習生」可說是挺使我愜意的了。於是便欣欣然的整頓行裝，離開了可愛的家，懷

着異常熱烈的情緒向×地進發了。

從名義上推測起來，「電燈公司」的範圍一定不會小吧！能在電燈公司裏做練習生，那末將來的造就正是不可限量呢！家人們都十分高興地慶賀我，期望我，就是我自己也抱着巨大的野心，想去創造自己的事業。果然，那公司經營着×地全城的電燈業務，裏面的組織分帳務，機務，工務三部分，除經理之外（經理常年不在公司裏的），各部設主任一人。因為聽說我是初中畢業而又做不慣機務或工務的，所以就把我派入帳務部為練習生。也許這些已夠使我稱心如意的了。

那公司裏原有一位材料先生，因故去職已有數月的工夫，材料帳務本來缺人負責。在帳務主任欲以較低價格收買較大努力的條件下，我就在去了半個月之後被派為管理材料的帳務。無知的我還以為被帳務主任器重而自鳴得意呢！於是我便欣欣然的幹起我的材料帳務來了。

但是一個電燈公司的材料帳務是這樣的繁忙，加以這些半新半舊的帳簿却分

到了十一本之多，以淺陋如我的一個練習生，慢說負責管理，就是要去完全理解它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！

但那時候我的心中是充滿了事業的野心，我有着青年人所共有的自尊心，我不甘顯示出自己的弱點來。終於在我的幾度研討之後，那繁雜的材料帳務，是也能夠每月繼續着寫下去了。

但每當月終結帳時，一看見這些巨大的數目字（貨源及存貨等），我的頭腦立刻被擾得昏昏地，頭儘管昏，帳還是不能不結，并且得精細地算，精細地寫，如果一不留意發現了錯誤，以致帳目不能結合時，那可糟了，一方面得用勁地找錯誤的所在，一方面還得受總務科長「善意的」訓誡。幼稚的我還以為這是練習生應得的待遇呢！

除了這管理材料帳務之外，是每月月底之前的一星期還要出去抄錄電錶（起初幾個月是有一個人陪伴的），那是每家用戶都規定在一定的日子裏抄錄的，所

以不論寒暑晴雨絕對不能提早或遲延一天的，所有全城電氣用戶都不得在這七天之中一家家去跑遍。那是多麼神聖的工作呀！

記得有一次是在狂風斜雨的冬天裏，又輪到了我的抄表期，而且是最遠的城外鄉下。我也只得帶了一切應備的東西，一個子（那時沒有人陪伴了）懷着勇壯的心去開始一天的行程。

風括得那樣利害，雨又下得那樣急，既要拿鉛筆和抄表簿，又要拿雨傘和拉長衫角（因為我既窮得買不起雨衣，又不忍新做的棉袍被泥水沾污）；這樣已差不多要四只手方可應付得了，但我却一共只有兩只手呀！

又因為×地的電燈事業并不發達，尤其是城外用戶與用戶之間往往是離開得很遠的。鄉下地方又都是些泥道，一經落雨，便滯滑不堪，如果一不當心，就有滑跌的危險，因此不得不走得慢些，又加以我是初到×地，對於×地的道路——尤其是毫無標識的城外，怎樣在極短的時期中一一認清呢？所以常常走錯了路還

怨自己找不到人家。即使被我找到了，但因城外裝電燈的都是些鄉紳人家，他們有着的是五道進深的大房子，大門緊緊地閉着，時常在門口吹夠了西北風還是沒有人來開門，於是不得已再繞一個大圈子去尋找後門。進了後門又得一道道的摸進去，直到最前進的牆門間角落裏才找到了那只電錶，但是暗洞洞地怎樣看得出度數呢？於是再從懷中摸出電筒來，照着了度數，算出了這家人家這一個月所用的度數，在抄表簿上和錶邊掛着的紙牌上都寫上了，然後又一道道的摸着出去。

走到後門口，有時碰到了這家人家的老太太，他準會纏住了我，問我這個月來用了幾度，當我告訴了她說是幾度時，她一定會咕嚕着說我抄錯了，如果要證明自己是並沒有抄錯，那至少是再陪她到電錶所在處細細解釋給她聽，等她一切都明白了時，然後才能開始去找尋第二家用戶。

因此影響了我抄錶的速度，而冬天的日子又是這樣的短促，當我把那天應抄的人家一一摸索着抄畢時，已精疲力盡，同時發現我身上的一件新棉袍子因照顧



不及而已被雨水浸沾得異常潮濕了。我嘆一口氣拖着沉重的步子進城。城裏多着的是人力車，但沒錢是不能給你白坐的呀！

回到公司裏時，已差過了吃晚飯的時候。因為我回公司時間已超過了帳務主任的估計，他就肯定的以為我故意在外耽延，所以當我一到公司，就看到了帳務主任的一雙白眼，接着來的又是一番教訓。當我想到一天的辛苦得不到人家一些兒同情，更得不到人們一些兒安慰，代替着這些的却是一頓嚴厲的教訓時，我的心裏真覺得老大的不自在，我真憤慨極啦！

但是憤慨儘管憤慨，肚子餓還是正經，於是跑到廚房裏去要了些殘羹冷飯暫時充塞了肚子餓的恐慌，又感覺得身上的棉袍簡直濕得太難過了。但是剛踏進機房裏去想設法把它烘乾，那邊帳房裏却又在喊人了，說是沒人購買電料；於是立刻披上半乾的棉袍，趕到賬房裏去，問明了人家要購的東西，再去材料房裏拿出來給人家，如果一個不留意，吃進了銅角子，又是自己晦氣。

晚上又因爲是月底，須把材料賬務結清，幸而那裏是有工作時間的規定的，所以在寂寞的深夜，還是一個人攢動着算盤，忙碌地結算着。壁上的鐘仍是起勁地前進着，一會兒已是十一時了，心裏一慌，神志使跟着昏亂起來，再寫那繁雜的賬目時，竟糊塗得不成話了。

當已躺到床上之後，睡神却又跑散了。腦際浮示出來的是昨天同時到達的父親和一個同學的信。父親的信告訴我「在外做事應取『忍耐』兩字」又囑咐我「在外要一切留心，尤其是起居飲食應善自調理，因爲這是有關於身體健康的。」我「忍耐」了嗎？我是善自調理了有關健康的起居飲食了嗎？我這樣自己問着自己。

同學的信呢，他告訴我「青年是應該積極的努力，對於自己的前程有着進取的決心。」我努力了嗎？我有着進取的決心了嗎？我又這樣自己問着自己。當我正在繼續着思索下去的時候，猛聽得樓下的掛鐘正打十二下。「快些睡吧！明天

還有着更多的工作等待你去進行呢！——我這樣自己警告着自己。

每天每天我就這樣忘了自己地牛馬般工作着。

## 見不到太陽的校對生活

吳夢珠

一個朋友說：「假如一個人，不用吃飯，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，多好！」這自然只是一種荒謬的想頭，無法做到的。而且，要是真個這樣，大家都無須爲生存爭鬥，人類也永遠不會進步了。如果我們終日只知道遊山玩水，玩膩了就躺下來睡，睡醒了又爬起來玩，這種生活，也實在單調得可怕。

但是，有着這種想頭的人，該不只是我那位朋友，在生活的重壓下拚命掙扎，用了巨量的血汗，終於仍不得一飽的人，大抵總不免都會這樣想吧——

這雖然只是夢想，然而夢想，有時也真能予人一點興奮，比如現在的同事中，有一位姓廖的，家裏有老婆子女，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他每月二十五元的收入，但他也還得從中擠出一兩塊錢去買航空獎券。他自己說：「中是難的，不過至少

總有點希望。——這是多麼可憐的「希望」呵！然而却興奮了他。

每逢開獎那天，他總是滿頭大汗，辛辛苦苦的去對號碼。但命運也真會播弄人，往往特獎二獎和他的號碼，相差只是一個○；或者前頭的四個字都中了，只差最末一個字不對，他臉孔就要氣得發紫，說下次決不上當了。但到了下期，又總是照上面的情形重演一回。生活的鞭子是多麼可怕呵！

爲了生活，我也曾經嘗夠了統艙的臭味，從海的這邊飄到海的那邊。爲了生活，我受盡了人們的侮蔑，揶揄，被剝削得只剩一層皮包骨。也還是爲了生活，我又只得在這一家「大」報館裏當一名校對；到現在，把眼睛都弄近視了。

我們一共有五個人，一個主任，四個校對。先前本來有六個的，半個月前，有一位姓李的，半夜裏忽然暈倒，抬回家去，只病了三天就死去了。報館裏正開始實行裁員計劃，便在校對身上先下手，說五個人也夠了，不肯再添人。但那位主任是經理的親戚，派頭和前一個主任大不相同，一上任就刻了個「校對主任」

的印子，他的工作，只是到最後大樣看完時，交給他蓋個印子。此外是一點忙也不幫的，所以其實只有四個人。

報紙每天出兩大張，四個人分起來，每人要足足校對兩版。時間由晚上八時起，最快也要到第二天四點多鐘才做得完。在一間編輯室偏僻的角落裏，我們工作着。在強烈的電燈光下，四張臉孔蒼白得像臘油一樣，顴骨愈高起來，人人的心裏都懷着可怕的死的陰影。老廖說：「我們怕連榨也榨不出血來了！」然而却還得掙扎，還得流乾最後一滴血，直至於暈倒，死亡。

我想，許多人也許還不知道報紙是怎麼出的，在這裏順帶說一說。內地不知怎樣，上海的報紙，新聞來源大半都是靠通訊社的。稿子由通訊社送來，交總編輯分類；再交各欄編輯選擇標題，發給排字房；排好，給校對校正錯字。起初是一張一張的小樣；小樣改正後，再交排字房拚成一版，即大樣。經校對依小樣重校一次，改正排字工人照小樣改正時遺漏改錯的字，送校對主任蓋印。然後，版

子才給製版房製版，付印。

所以，校對的工作，是用腦子和眼睛的。在上半夜，還可以看新聞的意思邊讀邊改，不用對原稿；到下半夜，頭腦漸漸漲痛，眼睛看看樣子，只見黑的字，白的紙，完全不知道新聞的內容怎樣，就必須死死的看一下樣子，又看一下原稿。如果是廣告或社評，還得一個人唸，一個人對，重複校三四次；因為這是決不能錯的；錯了，第二天就要受警告，甚至於罰錢。

但假如是「編輯老爺」錯的呢？我們却又得負改正的責任（我們的總經理善於辭令，說這是校對的「權利」，謝謝他）。寫錯幾個字本來是很平常的，但我們那位喜歡裸體照片的總編輯，有時却實在錯得出奇。還有那位編社會新聞的先生，有一次一個標題竟把「出神」寫成「出精」，「徇情」寫成「循情」，叫我們怎樣改得了呢？

每天，天將發白時，在寒風中，我們拖着沉重的，疲乏極了的身子，抖索着

，走向十幾里外的「家」去。把白天當黑夜，都市的喧囂又使我們失眠，做惡夢，連僅有的睡眠都不能安靜。但到了黃昏，也終於還得起來，拖着麻木的兩只腳向報館走去。見不到太陽，見不到白天的一切生動的東西；像幽靈一樣，在無邊的黑暗裏，蠕動着，蒼白得如一具僵屍。

而且，這幾個月，薪水分文不發，我們犧牲了睡眠，白天去找報館的營業主任，說了一担好話才給你一二塊錢；有時甚至等了半天，一個銅板也拿不着，到了夜裏，又還得照樣工作。

然而，爲了生活，我還要掙扎下去；我們知道，在另外的一角，還有比我們這種校對更苦的人們哩。



## 編譯員生活的另一姿態

文 宣

我從前是一個綢廠學徒，三年「滿師」後，那綢廠停閉了，就去當了二年兵。到了去年，我已經廿二歲了，以「言行謊謬，誤解政治」被免職。我把以往的經歷和幾次奮鬥失敗的情形去請教某報的一顧問，承他們給我一個校對的職位，我也滿希望踏進一步奮鬥去的路。到現在，却又幹起編譯的事務來了。

編譯員，穿的是西裝革履，住的是高樓華廈，中飯是珍羞美味，自然跟以前的「學徒」和「排長」不同了。左右是書籍報章，男女文士，名流學者，目染耳濡，自然更與從前的「學徒」和「排長」不同了。在表面上，也許將爲人所艷羨，流連顧盼，我願「老死於此」的了。然而，實際並不如此！

我每天做工定額是十小時（當然，有時得延長），把中外各報材料彙集起來

，屬於同一事件的，將牠的前因後果，在一定的時間限制下編譯成一篇有系統的文章。這種文章有兩條出路：一條是寄到海外的大報上去，作為特約通訊稿，每篇可得酬少至五元，多至二三十元。另一條是翻譯成別國文字，供給國內外特種機關作為系統的材料，每千字可得十至二十元的酬資。（當然，經過修正發表時，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；有許多寫稿的人，作品是一篇篇生產，但在那裏發表，自己也不曉得；有時偶然讀到什麼刊物上什麼名家的大作，才知道：「哦！在這裏了。」好像在一家素不相識的人家，發現了自己遺失已久的物件那樣。）

此外，我仍得担任校對和繕寫等工作。抄寫，每小時要有一千五百字；編譯，每小時得繳一千字左右的貨。當主任送下一文題時，附着些雜亂的材料，批示着繳卷的時間；最多也只說一句：「注意，危險性的文句取銷！」再沒有別的說明。有許多是外報的評論，拿到了手，竟不知編成評論呢還是敘事？而「交貨」的時限又有出乎意想之外的；有如：上午八時囑編「日本藤井財政的經過」，限

十二時以前繳；但到了十時，又發下「徵稅後的白銀問題」這問題，且須趕在十一時以前完功。

這麼，我的頭腦便被這些雜亂的材料所縛緊，好像打退仇敵一般，一篇一篇地趕辦交貨。完了一篇，舒了一口氣，而第三第四的新材料又來了。我就像回到當兵時練習沙袋那樣地，一拳打開了前方的一隻，後方的沙袋又飛到腦邊了。才應付了後方的，左右……一瞬間前方的早又回襲過來了；沙袋亂箭般圍攻過來，你越應付得快，來勢越猛越急，使你不能「從容」，使你顧此失彼，只好伏下地來躲避了。而現在的工作，他能容許我伏下地來嗎？「你不幹，等在你後面的多咧！」

雖然，工作多了，酬資不是跟着增多了嗎？譬如我一小時平均寫一千字，照每千字如前述的至少五元計算起來，工作十小時，不是每天有五十元的收入了嗎？哈！這真是夢裏也不敢想的數目哪！然而，我是月薪階級的人，我每月所可

領到的只有二十塊錢和廿四次中膳。

我的家是所謂「耕讀世家」，不過是敗落的了，只有百多畝桑地和幾所古舊的房屋，然而這些是沒有多大用處的，一方面絲綢業衰落，農村破產，桑蠶收成毫無；一方面房捐（不管你是否能居住，出租），錢糧（不管你荒蕪了十年八年），却進逼得厲害。家中六十歲了的父母，嫁了瘋丈夫不能生活的姊姊，正在學齡的弟妹，他們在小鎮上牛馬般工作，四五人一天總收入不過一毛小洋。我能不管嗎？

月薪二十元中給他們十元，已經是很勉強的了。餘下十元，上海的亭子間，每月租金七元；晨晚兩頓包飯至少六元，雜費一元，郵票兩元，定期報紙兩種（中華，大晚），雜誌五種，每月二元；這麼，每月平均負債八元，而且，每天赴寫字間（如閘北至八仙橋）是靠兩條臨過「陣」的「兵腿」才能跑，共費一小時。而且我的衣服費還是沒有着落哩。

負債，那還了得？我得想法想法哪！結果，自然只有兩條路。第一是節省。衣服不能不好點，不然，「有失辦事機關的觀瞻；」我就買了賤價的舊西裝，以求不給人責備。襯衫，正面穿髒了，再翻轉來穿，非一月以上不洗；髮非留至三月以上不剪；這麼，人家還以「藝術家」譏笑我咧。洗澡，除了夏天有那麼一回二回，我是不會「舉行；」自己常覺到身上有點不好意思的氣息。早飯，我不吃，夜飯，選二十文一個的饅頭，少吃些，少吃些，也會成了習慣，漸漸也不覺得餓的痛苦（？）。只是中飯是可以白領的，非吃他三四碗不覺得飽。然而，這麼每月至多只省下三五元錢，以家庭負擔之重，交友，通信，買書，參加研究集會等等的費用不能省，前途還是很慘淡的。

那就想到不租房這一件事；每夜借宿到朋友那邊。朋友，左右是薪給勞動者，其困苦情形有更深於我的。其中有一位是在水電公司當學徒的，宿在工作室裏，主人不在的時候，他通知我，就去跟他「合舖。」這樣，很擔心地借宿，幸虧

他同事都是勞苦少年，不生問題。可是，昨天他通知我，他公司裏要結賬了，主人每晚都宿在公司裏。怎麼辦？不得已，冒一回險，在寫字間偷眠幾夜吧，我決意這樣辦時，禁不住心頭別別的跳。我記憶到主任曾經嚴厲地拒絕我的要求：「不行！××會不比別處，他不許租戶住宿，是沒有法子可以挽回的。並且，租賃合同上已有特別的警告，寫字間不准有人留宿！」可是，我有什麼地方去睡呢？終於冒了險吧。一夜二夜，提心吊胆地偷眠過去了；地板是那麼平滑，水汀是那麼溫暖，雖沒有被褥，只蜷伏在寫字枱下；想到除此只有躺水門汀，我又就心着我這徼倖。第三夜膽也大了些，工作上勁，不防有嚴厲的檢查聲了：「怎麼，此刻還在寫什麼？唉！嘿！預備睡在這裏？」我還道他最後一句是好意的，「不——我那麼回答他，可是怕看他的臉。怎樣今晚却來查？呵！是十一時半，過了熄燈時間了。他去後，忙把工作收過，熄了電燈，蜷伏在寫字枱衙裏。一天疲勞，早已入夢。不知是什麼時候，給一陣噪聲驚醒，抬頭，花玻璃窗外彷彿有光；

天亮得這麼快麼？哎，突然一陣機關槍聲的鐵尺擊門聲，夾着：「死了嗎？豬猡！早說不睡在這裏，怎麼！……寫字間是准許你躺的？……四樓有宿舍哪！（我知道，宿舍每晚要收費二三元呢……）……哼！……還不走！還不走！」那聲調簡直不是什麼中國人說的，他是××會的雇傭，上帝的走狗，自然洋氣十足。

我真像一個罪犯被捕時那般爲難，那凶惡如獵狗般的房東的差人，簡直把我當小竊一般，眼珠怒突，用鐵尺把我遺在寫字枱下作被用的舊大衣，挑來撥去地驗看，他背後帶着守門的，傀儡般塔一般地矗立着。我就在他們的監視下，踮跟地出了××會的門，寒風一陣陣襲來，大世界對面的鐘，正指定一時二十分。可憐的人力車夫，還帶哭般問我：「車子要？大英照會！」（意思是說：他的車子是有英租界的照會，英租界也可拉去的。）我並不覺得身上顫抖，不知那裏來的同情心，我的血快燃燒了。

這樣，節省的效果呢？窮人還講節省！

第二，便是開源了。找兼職。我性靜，耐煩，完成一件工程也較快。而專長一點的，一是織物圖案；二是軍事常識；三是校對編輯。然而，抄寫校對的人才，觸目皆是；前兩種，又不合普遍的需要。因此，每晨注意報上的徵聘欄，不是上當，就是失望。投稿，寫作的能力太不行，十回有九回是石沉大海，一投無音！偶有俏皮一點的被採用刊出了，然而一杯「遠」水，不能救沖霄的「近」火。

有人勸我把這生活困難的情形向主任說明；可是，同事中還有十元一月的哩！（雖然也有月薪幾百元的，而且他們每七天只辦一二小時的「公」；然而這是「要人」和特種「女人」，他們大都有奇才大智，即一分鐘所作，超過我一月的工作呀！）再者，自己寫作的程度又不夠，翻譯雖可有一小時千字的生產額，可比不得人家是不用字典的！還有！也許爲了我太情感化，太富同情心，因而一向喜歡組織些什麼，雖然幾次從鋒鏑之下逃生，而輕率狂妄的又在上海辦什麼刊物，亂子鬧到外埠，一時因此被迫他遷一月，事情過去，仍蒙收容，已不得不「感



「恩知遇」了。能夠維持這現象，不致失業，已很滿足。這是使我更不敢直訴的原因。

要是殘喘可以苟延，那末未嘗不好。實際上鴻溝是很分明的，儘管我也西裝革履，有翩翩少年的雄姿，也不能掩飾我所站立的是腥汗悽慘的屠宰場；儘管我住的是洋樓華廈，而容我走的却只有流血的隘道。我想到如何由中學畢業而當學徒，由學徒而當兵，我才更明白一切徼倖的不可靠，聽憑命運的危險。這麼想，我眼前又彷彿有了一線曙光；我又覺得全身的血液在沸騰起來，拳癢癢地。路子不早已放在我的面前了嗎？

## 弄堂小學老板

田家

我開始做小學教師，斷斷續續已經有四年了。自己因為寡交遊，又因氣性不好，時常捧不牢飯碗而致失業。去年春天，好容易懇得一位朋友的介紹，到上海一家弄堂小學當助教，代價是可憐得很，然而總比餓着強啦！快到暑假時，我的心又在跳着了。一年半的兩度假期——暑假和寒假，在外人看來，是多麼的舒適與自由的機會啊！可是在局中人，却比一般勞苦大眾碰到了節關跟年關還要難渡過。

假期的到來，就是教書匠生活途程上的又一處險灘惡礁，誰會在這裏擱淺，誰能幸運地完全渡過，是一些沒有把握。惡運當前，你能不提心吊胆，候着命運的試驗嗎？果然，我們學校裏傳出了要更替教員的消息，我的飯碗，自然會得移

交給和我同命運的朋友去暫時暖手了！

爲着抵抗可怕的失業的再臨，爲着防止肚皮的飢荒，決心來掙扎一下。儘着半年節衣縮食餘下的幾個錢，再向幾個一般也是很苦的朋友處多方告貸，居然也湊集了近百塊錢來。把這個錢作資本，在附近租了一所弄堂房屋的通樓下，我相熟木匠半賒半現的製了一些桌椅，還弄了半新半舊的黑板啦，時鐘啦，風琴啦……

！再做上二塊簇新的校牌，雖然費盡了若干氣力，當着只剩了身穿着的一套蹩腳西裝，可也當成小學老板了。學生只有四十多，收進的錢除了完房租，剩給自己跟一個相幫教書的朋友作伙食的外，已經微末到不能吃飽，但也終於挨了過去。只是爲籌開辦費負了一宗新債務，跟木匠老板時常來討桌椅錢時太難應付罷了。

現在，又是一個學期的開頭了。照章程開學在二月二日，這回，我想了一個自以爲十分聰明的辦法，把開學期提早十天以前，滿想趁開學收點學費渡過舊歷年關，這些債；而且提早開學，說不定還可多拉些學生來，不料，我的天，開學

已一星期，學生還不到二十個，雖也常有些孩子們，或是還有大人陪同着來探望的，可是有的說房子太狹，太暗，要到範圍大點的學校去讀；有的說沒有女先生，要到有女先生的學校去讀；有的更乾脆說沒有錢，讀不起。而在校的十幾個學生，又十個到有九個連報名費都沒拿來，問問他們，回答的是：「阿拉爸爸這兩日愁煞，年都過不出，那裏有銅錢付學費？」有些說：「帳收不到，現在沒錢，要等到開年。」怎麼辦？房東已板起臉孔，說要付大房東，巡捕捐，不知催迫了多少次數了。

眼前的「聰明辦法」是失敗了。而社會上商店接二連三的倒閉，工廠普遍的減工，停工，這自然會使許多人走進失業的隊伍，因而就要影響到學生人數的減少，看來雖挨過舊曆年關，學生怕也不會增加了。

假定這學期可望湊足三十個學生，假定每人都能付足六元學費，總計可以收入一百八十元。房租每月廿四元，六個月就要付出一百四十四元，那麼剩給我跟

我的同伴兩人作半年生活費的，便只有三十六元了。再除了粉筆之類的消耗，便三十六元也不到，就算是三十六元吧，每人每月分得三塊錢，這可以過去嗎？

後來，我才知道提前開學的不只我們一家，好幾個「聰明」的小學老板也都開學了。問問他們，一律是唉聲嘆氣，哭喪着臉在訴說學生減少，學費難收，沒法維持肚皮了！

然而，社會上對於「弄堂小學」往往認為是一般無聊朋友們騙飯吃的把戲，而且還會搜羅些小學老板們競爭學生的方法加以指摘，認為有污教育的尊嚴。自然，混飯吃是事實，有些同行們的各翻花樣以廣告招徠也是事實。但要說教育的尊嚴是被這般人所污，却是冤枉的。在現在社會制度下，尤其是在現在社會制度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，教育早就沒有尊嚴可言了。在飢寒線上掙扎的人們，選擇了這一條不通的道路來苟延殘喘，也不過是無辦法中的辦法罷了！

我的掙扎，又只招來了失敗，如今，我是失望，同時也覺醒了。在資本主義

社會最後階段，一切都托拉斯化了，學校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影響，只有大的資本才能開設大規模的學校，吸收一般有錢的子弟去點綴昇平，而以窮人子弟作對象的弄堂小學是沒法生存的了。

青年生活問題，是整個社會問題之一，我們找出路只有根本從這社會制度上着眼，到大衆的生活都能解決了時才能解決，否則，只是幻想，把自己滅亡。

## 大學裏的生活素描

華 華

大學生的出身，有的是富豪，有的是中產，有的是小康，因此，他們進大學的動機，就不同了。出身富豪的，進大學不過是掛名，取得空頭銜，以揚名顯親；出身中產的，一方面因為沒有完全仰仗的靠山，所以在學校不得不求點應世的常識，再一方面，並不是完全無辦法，所以他們是因循的，只求混得敲門磚似的文憑爲已足；出身小康的，因無權貴可恃，不得不自己努力，以求地位的提高，雖然生活苦一點，也要勉強渡過這四年大學。

這三種大學生，要以出身中產的爲最多，也就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爲最多。但是「以農立國」的中國，近年受了帝國主義者及其爪牙——封建軍閥政客買辦——重重的剝削，使農村破產，於是多數大學生漸感經濟的威脅，而作出許多活動

的方式。有的受教授物質上的通融，乃大捧其台。有的為學校當局所豢養，乃拚命效力；利之所在，羣起爭奪。所以大學裏某某社，某某會，就是學生們明爭暗鬥的機關。同時有的因為把握着現實而自覺，或因門戶破落，無以為生，遂發生極端的思想。所以大學裏常發生搜索逮捕的事件。還有一種畸形的現象，同時發生：在這經濟不景氣的時候，大學生所穿的，是十足漂亮的西裝；所着的，更是精緻的皮鞋。女人，舞廳，戲院，酒館，更多的接觸，更多的光顧，這表示了破落戶的十足神氣。

上面已舉出大學生活的輪廓，以下再談大學生課內的活動。

大學第一年，上課的時候，教授有精有神的在講台上，指手劃腳的講，學生到的人數也很多，大家都聚精會神的聽，同時還筆記。考試的時候學生也頗遵守「不得左顧右盼攜藏夾帶」的考試規則；同時，也照派定的座位來坐。但到了該年的下學期，情形就不同了。教授似乎教材已經講完，現在只做溫故知新的工



夫。學生聽得神散，也不筆記了；並且覺得討厭起來。於是大家將脚在地上擦響，藉促教授早些下堂。教授一方面要迎合學生的心理，再方面也樂得偷懶，樂得早退。到考試的時候，教授與學生如講價似的來定考試的多少，結果教授半推半就的將數十頁講義，劃出幾頁作為考試的範圍。

第二年，教授和學生似乎諒解了。教授在講台上東扯西拉的講，學生在底下，有的私看中意研究的書籍；有的看類於張資平著的小說；有的與女同學吊膀子；有的睡覺；有的沒精打采的似乎在聽講。一等點名之後，大都就跟踪外出。教授卻似乎視而不見的仍然指東說西，考試的時候祇要大致不違學校形式上的規則，大家也就馬馬虎虎算了。

第三年，上課的學生寥寥無幾，大部的人，在門外談天。等到點名員點名之後，大家蜂湧包圍點名員，要他劃到。在教室的人，每人必代領講義多份。考試的時候，雖然劃出範圍，但是學生們仍覺得費事。於是在考試鐘點未到以前，就

次第將試場最後幾排的座位佔着。因為在前排，大箇大箇的人，當着教授的面來抄講義，似乎難以爲情。於是遠到後面幾排去，利用掩護來做搬字的工夫。

第四年，情形更特別了。有的竟整個不上堂。卽或上課，也祇少部分。而其他的，或是對學校當局負有聯絡拉攏的職務的人，大搖大擺，毫無顧忌。有的所謂「蓋到」，就是將點名座位的號數，用紙片蓋着，使點名員無從打記號。一到考試的時候，無須同教授講價錢似的定考試的範圍，祇忙於搜集講義，再忙於佔試場最末的座位。以前只在書棹上用粉筆寫明某某；但到高年級，方法愈嚴密了。好早以前，如要考行政法，就用紙條寫着「行政法某某，一粘於棹上，以防拭去。但當學期結束，考試是最後的難關。試場座次，是必爭的事件。所以在黑板上，常發現一如若亂動座位，請拿左輪來！」的字樣，雖然沒有果真拿左輪來，而鬥毆得頭破血流，事聞學校當局，將先動手的記大過的事，是常有的。所以每當學期考試的時候，平時少見的人，也到得多了。個個非常忙碌，非常緊張，一

較前此空氣非常冷落的情形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

因此，常有通氣的教授，就預先出個題目，在堂下做好，到臨考的時候，再上堂去謄。本來在堂下隨做隨謄，然後交上去，是很簡便的。但教授格於學校須在堂上考試的原則，不准這樣做。結果無形中採取折衷的辦法，就是當某科考試的時候，學生預備漿糊剪刀，將寫好的普通試卷的封面，與某科試卷的封面對調，這樣好像彼此的面子都顧及了。

以下，再談大學生課外的活動。

愈到高級的大學生，他的地位，似乎重要起來；他的事務，也多起來。因為大學生將到畢業的期限，想找出路，乃不得不鑽營奔走，供人驅策，以達到搶飯碗的目的。於是有政治野心的學校當局，一受玩皮學生的惡作劇，再因政爭工具的需要，就利用這個弱點，用金錢或職位，去收買勾引，使他們組織起來，一方面用來鎮壓校內的反動勢力，再方面作為政爭的生力軍。所以一到這類學校來參

觀，隨處都可看到某某會啊！某某社啊！生氣勃勃，滿現光采，使你要驚服這「中國亡後，善後準備的工夫」的完善了。

捧校皇后，也是大學生的必修科，當皇后走路的時候，就有不少的人，在後吊線。上堂的時候，就有不少的人，在門外引頸探望。進一步的，就不斷地寫求愛的信。有時累得皇后嬌慣了，就將它公佈出來，於是這情緻纏綿的絕妙好詞，真是不脛而走，膾炙人口。還有些色情狂，竟作出別開生面的勾當。如某紀念先烈的日子，一位最高學府的高材生，竟在女生宿舍門前，舉行「戀愛問題」或「戀愛與救國」等演講，以博得天鵝的歡心。同時，觀眾也就樂得高呼「某某博士——萬歲！」

不僅止學生，有時竟使教授，院長，都顛倒了。某院長要某教授担任其他教授所不願担任的功課，於是關照那教授道：「某班有個又美麗，又樸素，又用功的女學生。」弦外之音，不難揣測。甚至某教授看熟了，同樣上書皇后請求賜愛

。且自以爲他有四個條件：第一年紀青；第二面孔俏；第三任教授；第四有學問。既有這麼多的條件，似乎求愛是不成問題。當他趾高氣揚的時候，不無大言外洩；但又使得皇后橫睜杏眼，而將請願書公佈；事聞學校當局，以爲太不成樣兒，曾暗地加以面斥。

皇后的地位，經他們不斷的捧，榮譽更加高了，於是特別賣弄風流，使一般狂蜂浪蝶，更加消魂，更加鬧笑話。平時大學生主要生活，固然在玩女人，談女人；但尤以這類豔史，爲談笑上最好的資料。誰說大學生生活沉寂平凡呢！

西洋鏡說穿了，是很醜的；但要勇者才不會否認事實。

## 在廁所裏遇到許多名作家

倅 天

在學校裏我是一個下等夫役。專伺候公子少爺們式的學生，學校按照宿舍的佈置分爲若干區域，我所担任的也只是部分的工作，打水掃地送信收檢應洗的衣裳以及冬時的爐火，都要我自己來管理，事情倒是零瑣些但也有些空閒的時間，譬如學生們上課的時候，多少我們是有點休憩的機會的。

才到這裏來的起初，事情總是覺得無聊得很，更討厭我這個「差役」名詞，學生們上課了，我幹些什麼呢，坐在黑暗而狹窄的小屋裏追想自己也當過學生的事，真有點傷心，不知道後來怎樣得到一本濟公傳，却把閒暇時間分配到這上頭去，無形中將無聊的心情，傷心的感歎都被他追跑了。

從此感到看小說的趣味，有時替學生上街買東西的時候，便順便再買兩部回

來，什麼彭公案，七俠五義，呼延慶打搗，秦英征西……關於武俠小說確實看了不少，後來更進一步讀讀紅樓夢，老殘遊記及儒林外史……書看的多了，鑑賞的程度無論如何是要增加一點，所以像琵琶記，桃花扇之類的東西有時也喜歡看牠。不過有時遇到難懂的句子，苦於沒有字典可查，也只馬虎的過去。

我想這種生活也許正有人要羨慕我，的確我也承認比學畫龍畫虎的同志安逸得多，不過我這種讀書生活只好偷偷去做，在我們夫役之中還要分什麼階級，有所謂頭兒來管理我們，頭兒是專調查我們的行動的，其實我們的工作完了看一會書還不成嗎？然而他執意看書會中迷的，中迷就要耽擱事情，所以對於我們——特別是我，訪查的非常週密，並且趁我不在屋裏的時候，往往查看是否存着書籍，有的話，不管好歹往爐子裏一塞，我只好含着淚看看冒煙發火，所以以心血換來的幾本破書十之八九都做了紙灰，尤其是燒掉沒有看過的書，心中非常哀悼。

一個人長了瘡不想根本去毒，而用一種偏方去治它，好或者也能夠，不過其

中的毒氣一定要攢到別的部分發出的，同樣，人的個性習慣，雖然以武力勉強制住了，而不與以改造的機會，保不定會另生枝節，所以我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又改變了一種讀書的方式。每天從爛紙簍裏常揀得可讀的材料，同時廁所裏也成了我的自修室。

學生中，有點錢的，是常年定閱報紙雜誌的，仔細些的成堆的積起來，但是也是怕麻煩，看後就一擲的，他們無意中扔丟了，我却很細心的從紙簍收存起來，放在衣袋裏，好預備在廁所解手的時候去看，所以我也常常和許多名家在廁所裏相會了。

這樣我覺得也很滿足，比不看書是好得多，在假期裏面，頭兒也還通融我們。求知的慾望在這時自然更可讓它猖狂一點。

不過社會上往往充滿了矛盾現象，個人本身也往往發生衝突，說得通俗一點「有利即有害，」現在雖然滿意了，後頭一定有不滿意的事跟着你。



學生多半是少爺公子，無論做什麼事多少要帶一點少爺氣派，偶一伺候不週到，「混蛋！」「幹甚麼吃的！」……是隨時聽的到，譬如下了課因為茶鍋不開而稍待片刻吧，學生們的跳喊吹叫甚而拍掉敲杯，鬧得滿城風雨，烏煙瘴氣，訓育主任來了，反罵我們是滑頭。

在中學校雖然比不上最高學府，但總算可以了吧。奇怪得很，在這裏頭竟會鬧竊盜把戲，所以學校裏高掛了禁止帶來賓入宿舍的佈告，並且曉諭我們干涉帶賓客入內的學生，這好像增加了我們的職守，無疑的是增加了我們的苦衷，學生氣餒正高的了不得那能讓我們去管？不管吧，又是飯碗問題。因此在這兩頭為難之中，也只好敷衍去辦，但是這樣子學生還罵我們可惡，並且要揍我們。

最使我傷心的，還有一個故事。是由於一支自來水筆弄出來的。有一位學生，的確丟了不少的東西，錢，錶，自來水筆，一時都找不到了，訓育課不得不全體出動來檢舉這回事。搜翻尋查，各處都看過了，然而絲毫的影子也找不出來。

主任聽了一位學生的指示，注意到我。

屋裏黑得很，又臭，又懨，又濕，主任忽然到我的屋裏來瞻光了，不知道是榮耀還是害怕，我說不出話來，手電的光照在箱裏，床上，床下，一切破爛東西，照得明明白白。我並無絲毫不安的心情。但是當主任要出門時，却在牆角的一個台子上發覺了一個新盒，內裏裝着的也恰就是一管自來水筆。

先生！我寫到這裏不覺要哭，這枝筆傷了我的人格，同時也覺着我們太低賤了，有了這個證物，主任強迫要我說出那些贓物放在那裏，不然的話還要送到牢獄裏嘗一嘗鐵窗滋味。

先生！不要誤解自來水筆是贓物，真的，我自己也有一管，這是前二年有位同鄉在大學裏念書送給我作文之用的，後來因為沒有時間，同時頭兒也不答應這些，故把牠存放起來，等到假期再時使用牠，現在既然發現了，一時自然是有冤無處白，不過後來還虧了那位同鄉保證，也算安全渡過這難關，到今日却更進一

步得到優越的待遇，許可我看書了。

我用不着買書，在放假後所得的破爛書籍也夠看一學期的，而且這類書大半也很有價值，譬如魯迅的矛盾的……的書籍，雖然都損壞了，但是在我不花錢方面已經喜歡的了不得了。

前兩天從紙篋裏揀到了一本讀書生活，看到各種生活記錄，覺得咱們有些彷彿，聯想到讀書生活能領導咱們向前走去，我們該怎樣喜歡，該怎樣感謝，但是我又有些着急，並且替多數人着急，像適合我們的這樣的刊物，爲了經濟上不足而不能去讀，真是一大憾事，我希望對於讀書生活，人人都有讀的機會，但是怎樣解決以上的困難呢？

## 還了俗的和尙

金 勳

有人問起我的籍貫，我總是瞠目無以爲對，雖然我也是一個中國人。

我的恩人劉老二（菴裏的香伙）時常同我說，我是這樣來到這個菴裏來做僧徒的：在民國六年的三月裏，有一位山東人，年約四十左右，將我帶到此地，得了五塊錢的代價，就把我拋棄在這菴內走了。以後也一直沒有來看過我一次。據那山東人講：我是他的獨生子，因爲家鄉遭了災荒，母親又一病兩月，沒有錢來醫治，而去世了。所以帶了我來到江蘇，找尋同鄉尋工做，但又帶了我，做工很不方便，故此只有賣我爲僧的一策。可是那位山東人的話，看來不很可靠，或許他是一個拐匪，然而也沒有人來證明，到現在還是一個猜不破的謎。

那時候我還只有三歲的年紀，起居飲食，多虧了恩人劉老二的照顧，我來此

菴裏做僧徒，也完全是他的主動，我的師父到像不大管我的事似的。所以五塊錢也是他出的。我能長到今年廿一歲，也是得他老人家當我是他的兒子一樣的慈愛啊！

劉老二是一位慈善的老人，他是生於鹽城縣，家裏也很貧窮。到十九歲那年，父母都過了世，他就獨自到江南來謀生。以後也沒有回去過；也沒有娶過親。到四十二歲他生了一場病，病好之後，原氣已傷，沒有氣力再做田裏工作，就將他一生勞苦所得的血汗之錢，私自貯藏起來，自己投靠這菴裏做香火，每月由菴裏供吃之外，再得半塊錢一月的工資。民國六年，他是五十歲了；適巧那位山東人來賣我，他就出了五塊錢，將我買來，而後再同師父講妥，算做菴裏的僧徒。在他老人家的本意：是將我撫養成成人，當我是他兒子樣的靠老的。

「和尚好欺」這句話，確是鐵一般的事實。我在六七歲的時候，常常嘗到了同樣大小的兒童打罵而不敢出聲。有時候自己倘然反抗，一不小心打痛了他們，

他們一定會連哭帶罵的回去告訴他們的父母親長，一同趕來報告我的師父；我的師父一定會毒打我一頓，或是一天不給我吃。至於我給他們打了，連哭都不敢哭，只能夠偷偷的逃到自己睡的床邊，去暗泣，恐怕又被師父知道了，再受毒打。

我受了這樣的待遇，自己只會暗地裏哭。有時候劉老二知道了，他必在無人的時候對我說：「興興！你是出了家了，沒有父母來照應你，吃了別人的虧，那個來同情你呢！以後最好不要到外面去玩，免得再受打。」我聽到了這樣的話，終要痛哭一場，暗想我也是同樣的人，何以我沒有父親母親？何以要到這菴裏來做僧徒？雖然還有一位劉老二各樣事體照顧我，可是當我被師父打的時候，連勸也不敢來勸啊！

師父是四十歲左右的年紀，他是性格很暴躁，遇到有不如意的時候，一定會急得什麼似的，結果終是拿我來出氣。在我初進菴的時候，本來還有一位師兄，因為偷了師父十二塊錢，被師父發覺了，就給師父用麻繩反綁着手，用木棍打了

一頓，又罰跪在天地菩薩面前一夜，再兩天沒有給他吃，以後，師兄看看受罪不盡，就於被打後的第二天的晚上，他偷開了菴的後門逃跑的。

六歲那年，師父就告我經懺了，第一卷告的是多心經，足足告有六個月的時間，吃過兩百次手掌，才唸會的。再後告三官懺，天地懺，土地懺，灶皇經，金剛經等等，再練唱戲，打鑼，敲鼓，吹笛，拉胡琴各種和尚所應學的事。八歲以後，逢到境內死了人，就跟着出去替人家唸經拜懺。若是死的是男人，要破地獄；死的倘是女的，要破血湖。這樣的生意做一次，也要給我一二十枚銅元。

和尚生活，講起來是很舒服的。我做僧徒的這個菴雖小，可是菩薩倒不少。觀音，天地，土地，財神，蠶娘娘等，應有盡有。逢到二，六，九月的十九日，這是觀音娘娘的生日，境內施主，都拿白米糲同麵來齋觀音，十月十日，這是三官菩薩的生日，就有人拿新糯米餅來齋三官。其他不規定日期的，每月平均總有兩三次。齋過之後，有的全數給我們菴裏；有的最少也有給我們菴裏半數的。

新年初一，名爲同施主們拜年，實則同香火到施主家去要糰子的。端午節那天，同了香火出去收粽子，凡收一次，終有挑滿滿的三担，回來好吃好幾個月。端午節前，菴內即備許多太平符送與施主，節後即去施主家收小麥。我菴的範圍，有三百六十六戶，化三元左右的太平符印刷費，最少可以收到十石小麥。春天秋天，菴裏沒有油吃的時候，只要提了一個瓶到施主家去化燈油（因菩薩面前一盞琉璃燈，須用油點，）自然會多者一大碗，少者一小盅的情願願倒到瓶裏來。沒有柴燒，也只要出去化，就可以一担担的挑回菴來。這樣的情形，可說是百出百勝，決不會空身回來的。

鄉下人迷信得實在厲害，每一個小孩生下來，不論男女，必定要來寄與觀音娘娘。以爲小孩子一寄與觀音，觀音娘娘就會保佑，一直不會生病了，所以我那菴內，每到陰歷年底，要寫幾百份寄單，預備幾百份的年夜飯，幾百份押歲錢。（每份一百六十文）幾百副碗筷。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就着人送到小孩家裏去。



那家只剩一碗飯，一雙筷，一份寄單，一份押庫錢，其餘的禮物不會剩的。收受之後，即以多者一元，少者六角做回禮。這樣一個年底，我們巷內最少也好賺幾十塊錢。

逢到陰歷初一十五兩日，巷裏特別地忙，燒香唸佛，求籤還願，都是誠心誠意齋戒沐浴而來的。尤其是求籤的老太太，若是求到一支上籤，必定會滿面笑容的，還許下了願，等達到了目的來還；若是求到了一支下籤，一定要再求一次；倘若求到一支「來意不誠心，罰燈油三斤。」的罰籤，也會真的回去提一瓶油來點琉璃燈。我在這兩天，就要專誠替她們詳籤詩；若是求仙方的，就要替她抄仙方。

講到仙方，也不可抹煞事實，有幾次的仙方，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。來求仙方者並不開口，求起來的是「一掃光(藥名)和豬油以夏布包，用杵搗和擦之。」問到求仙方的人，這仙方作什麼用的，求者的回答是醫瘡疥的。求起來的「七姓

茶葉河水煎洗之。」問起來是醫眼睛的。還有一位病人，病了一個多月，發熱不退，牙齒已黑，神志昏迷，因沒有錢請醫診治，就來求到了一服「甘蔗根，梨皮，淡竹葉心七針，井水煎服。」而能得慶更生。照現在用科學的眼光來看，或許是一種湊巧吧？

替菩薩開光，換袍，我們更能夠賺錢，有錢的老太太許下了願而其病才好的（？），或是許下了願而生兒子的（？），她們各有捐助。我們只要會說會騙。

就拿我的師父來講吧，替天地菩薩換一件紅洋緞的袍，土地菩薩開一次光，所化大洋一百一十餘塊，共收捐洋五百八十幾元，在這未滿兩月的期間，能盈餘這許多錢，不可謂不驚人吧！

我思想終奇怪，在我知道底細的好幾家，她們都是有了早餐沒有了夜頓，借錢做債的來餬口的人家，我們如若借了菩薩的名頭去募化，她們也會瞞了男人當了衣服，一元八角的來捐助。有的富有人家，男的看得一錢如命，就是女人也

是一樣，窮苦人家要去向她們借錢，唯恐不還似的，雖是很少的數目，定要中人保人，利息三分四分，還要紙筆手印，及抵押的東西，銀錢方肯出手。我們僧人，只要去「老娘娘，觀音娘娘現在換袍，請你捐一件吧，觀音娘娘來保佑你長命富貴，府上四季康甯。」「明中去，暗中來。」的鬼話。她們一定會無條件的三十五十很慷慨的解囊。這樣的矛盾心理，我終不明白其所以然。

每一個菩薩面前，總有一個香錢筒，燒香的人，一定要投一個銅元於香錢筒裏，據說若燒香不投香錢，這香燒了就沒有功效。所以我做僧徒的時候，每月三次香錢分拆的。逢到了坐夜，香錢就特別的多，那是菴裏頂熱鬧，我們吃得頂好的一個晚上。

總之：農，工，商，學，兵，之中，無論那界，沒有如我們和尚這樣舒服的，和尚只要練好一張嘴，會吹牛拍馬，就不怕沒有飯吃，同沒有錢用的。

我十四歲那年，我的恩人劉老二就去世了，臨死的幾天，我終算能夠如其期

望同他兒子樣的侍奉湯藥，親視合殮，還送了他到坟上，並替他戴了一年的孝。當他自知不能再起床的時候，就對我說及他一生積蓄，藏在床脚下土坑中的一百十三塊的光洋錢，替他取了起來辦他的喪。

我去取的時候，銀洋都發霉了。一百十三塊的洋錢，都是鷹洋龍洋及袁世凱洋錢，另外還有二十三個一角頭的龍角子，當拿六十元光鷹洋去買棺材，三十元光龍洋去買衣料時，還惹起街上流氓們的眼紅，有許多人謠言我菴裏挖到了藏銀，還有許多無賴們來菴裏探視，等到他們知道是劉老二的錢，已替他辦喪辦完了，這件事才算平靜。

我十五歲那年，師父也去世了。剩下來的這只菴，當然由我繼承。但是我一來年紀太輕，二來對於和尚生活素覺乏味。所以我師父去世時候，所有田單等物，都交給境內一位忠厚長者代為保管。我菴的產業，有三進共二十七間房子，有田十六畝二分。若能專心經營，確是很好的生活。可是我沒有興趣啊！

那位長者的兒子，年紀比我大三歲。他是舊制中學畢業的。在我師父去世後三個月，他剛畢業回來，就接手了一只原來的初級小學當校長。我爲了時常要去同那位長者接洽關於菴裏的事情，也時常同他碰頭，經過幾度的談話，覺得性情很投機。他的談吐之間，常說現在的時代，和尚是做不得的。尤其我們青年，應當要求些真實學問，準備到社會上去幹點對民衆有益的事業，切不可做社會上的寄生蟲——和尚。我聽了他的話，便起了讀書的念頭，就拜他做我的老師。

經過幾次的奮鬥，那只小學搬到我的菴裏的土地堂裏來了。我每日無所事事（經懺早不看了，）也無管無束。吃飯由學校供給（因菴裏的十六畝二分的田的租，由那位長者經營，概作學校經費；我的生活費用，再向長者支付，所有一切來往，我概不與聞。），專心一意的讀書。我本來唸過幾卷的經懺，已經認識得好幾百個字了。就是不懂講解，經那校長忠意指教，當然比初進學校的同學要進步得快多了。

在那時候，我雖然掛了和尙的名義，其實不做和尙的事了。這時候的菴裏，打掃有學校裏的聽差，所有香錢筒裏的香錢，也歸聽差去拿。菴裏的事情，有那位長者個人去負責。當那幾年，菩薩大走壞運，這裏打菩薩，那裏燒菩薩，拿菴堂辦學校的事，時有所聞，我菴因為早有了學校，也未曾有毀壞菩薩的舉動。然而菩薩的開光換袍等事，也只能暫行擱置了。至於求籤求仙方的人來，求出之後，即由校長去替她們詳籤詩同抄仙方單。我是此菴的一個旁觀者了。

我雖然做了十八年的和尙，可是我還沒有受過戒，頭上也沒有煬過香洞，還只能算是一個野和尙。我要脫離僧籍，誠屬易如反掌，並無什麼記號來做憑證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因為自己沒有姓名（先前是拿僧敬與稱呼的），暫時改用了姓金名勳的兩字，而不用僧字了。換這個名字的時候，就是我脫離僧籍的第一步驟。

我因為沒有父親母親兄弟，就拜了那位長者做寄父，並到街上去買了一些禮

物，鄭重其事地去拜見了寄母，在拜寄那天，寄兄（那位校長）特地辦了一桌酒水，約了幾位親戚相陪，算是請我的。那天寄父還拿紅紙包了六塊錢，給我做見面錢，寄母又做給我一件青布長衫，同一件黑布背心（那時我已經不穿僧服，同普通人穿的衣服一樣了。），還給我題了一個名字。

去年夏季亢旱，秋收無着，那隻小學因無經費停辦了。我因為菴上沒有收到田租，生活發生了問題。雖然寄父母留我到他們家裏去住，繼續讀書，同時研究養鷄學。然而我甚不好意思專去叨擾，就請寄兄介紹我來南京某農場做工（農場主任，是寄兄的同學。），承主任的優待，給我一個事務員的位置。

我現在決意脫離僧籍了。預備在社會上謀獨立，可是我站在現在的地位上，時常有人問起我的籍貫。唉！我聽到了籍貫兩字，我的心就痛起來了。

## 煙苗調查員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

曠雲

煙苗調查員，表面上這當然比我前在電話局充練習生，及雜牌軍隊裏充寫字匠，好得多。的確，這個事只要你會幹，工作既安適，而且還容易摸錢；在三五個月內，說不定，你就會落幾千，最少你也可得幾百塊。可是，凡事不要看得太容易了，你若不會幹，那你的路費，只怕還會發生大大的困難呢。

記得十八歲那年，經人介紹到×省×縣去工作；到縣後，是在縣府充當書記；不久，×縣禁煙督察專員爲對下鄉調查煙苗慎重起見，特聯合縣長及地方正紳會商完善辦法。會商結果，是由專員，縣長，地方機關及紳士，互相保薦，以便彼此監視，免生弊端。」我於那時，遂被縣長保爲××縣區的調查員。同區共六人：縣府二人，專員處二人，地方二人。



委任發到，路費領過後，凡是縣府保薦的，均由縣長通令集合縣府，作一次訓話。訓詞大意是：「這次保舉諸位去查煙，因知諸位均係廉潔自好的青年；下鄉後，不要見利忘義，為金錢所動，為情面所拘，要認真的工作。不然，諸位中設若有不法舉動，到那時節兄弟極力的想為之幫忙，恐亦為法所不許！……」

我們聽過這次訓話後，即整裝分道的工作了。我被委那區，距城三十里，因同行有六人，在小車上說說笑笑，不數小時，即行到達目的地的區公所。區公所門前，一時站着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荷槍的區丁，也不下數百人。我以為是發生了什麼事了，即再稍向前，區長，首事，保衛團，保安隊的中隊，均很遠的向我們打招呼。喲！這原是歡迎我們的呀！

到區後，區部的人員為我們真是忙不了，院內的小兒們及老婆們，在互相傳說着，查煙委員來了，趕快來看吧！喲，我們還有什麼稀奇麼？否則為什麼這樣一大羣人大驚小怪的喊着叫人來看呢？這是我內心的話。

好一會，人也漸漸散啦，我們也用過飯啦，遂開始談工作的分配了。結果是把全區分爲三處，二人一組的積極去調查，預定半月完事。計劃既完，次日我們六人，又分頭實地到鄉中去調查了。

和我同行的T君是地方所保薦的，地方人對地方事，當然是敷衍了事；我既是由縣府派出，當然要比較認真辦理。且首事們既知我是縣府派的，就凡事於二人中均取決於我了。於是張家煙苗給他寫得太多啦，李家的煙苗不好，給他少寫點吧，這些麻煩煩的事全是我一人的，T君好像沒事似的了。

這樣調查兩日，當地首事於某日的晚間約我到他家去吃飯，飯後遂向我說道：「去年本處某查煙委員，來到這裏，不過叫煙戶呈報，呈報後，抽查幾家，大約給他們增減些就完啦！何必終日實地的到各村去跑呢？」我聽後，本着我預定認真工作的計劃，當然是絕對反對他的話，隨後他們又繼續地說：「做事就是爲錢；俗語說，『有公卽有私，有私卽有弊。』誰做事不爲錢呢？尤其是這種工作

，那個能無弊？昨天我們從鄰區回來，那方查煙委員亦是剛到，但他們第一日即和區部接洽好，按畝抽出幾成大家用。今二位每畝能少寫些，保管在一週內我們給二位每人收幾百塊錢零用；既在地方落好，復可落錢，又免得終日奔跑得那樣的辛苦……」我聽到這裏，才明白我當初接委的時候，大家齊向我道賀說，「恭賀發財。」原來發財就是這種發財法呀！

我聽過後，因記起來時受過長官的吩咐不要爲金錢所動，爲情面所拘；且此事又恐傳到外邊，與個人名譽有關，所以當時不但沒接受他的美意，且個人非常動氣。好，他們看此事不成，次晨即不再陪同我們；不過他們因職責關係，仍派兩名武裝區丁隨着我們兩同走，去查那東莊西村。

自從這日起，每日的飲食，就不如以前的好；且那時我很願自行購置食物，不再吃他們的飯；不過鄉中任何東西均無處買，只好每日仍在他們家隨便吃些東西完事。

這樣繼續查了六七天，因我每日均得和百餘家爭吵和談話，所以我的臉是漸漸腫大，嗓子啞不成聲；但工作因期所限，仍不敢停，同時這日接到同區的調查長由×鄉寄來一信，上面大意是說：「辦事不要太認真，地方人情必留，若是全守着縣長的訓詞，那在地方上是辦不通的。」

我接這函後，當然是認爲他受了金錢的運動；所以接函後，仍置之不理，繼續認真的調查。他們看所定步驟均告失敗，所以他們當我工作完畢後，遂強留着不准走，非等調查長到後將寫的煙苗畝數一律減少不可。

我等了數日，見調查長不到，并聞他已返縣數日，這時我遂要他們派人一同到縣再說。他們見無法可想，遂出最後的野蠻手段，謂「如不將畝數減低，馬上令各村一律將煙苗剷除；並且，煙戶在途中對委員如何，我們概不負責。」我那時總係因年齡不大，閱歷太少的原故，沒有爲金錢所動，沒有爲情面所拘；但是，這一來確被嚇倒了。因那時我在縣府和他們口中，常聽說某年某查煙員，被人

打個半死；某當地人因查煙太認真，全家被燒；我那時既怕出意外之事，只好接受他們的疏通，無條件的每畝減少兩成。但那時預定到縣後，向縣長報告，仍原數如上（原寫的根本不足十成）。

想不到縣後，他們即預先運動好，全區煙苗冊全係調查長呈報，這時我既無權再問，畝數不但無增，聞因應區長要求，調查長又爲之減少。那時因同去之五個調查員，都和區部聯合一起，我一人的力量太薄弱，所以不敢向縣府報告，只好由他們隨意去做。

這時已經是三月天氣，我尙穿着棉鞋，夾衣，無錢更換，向縣府支薪，縣長在會計處下有手諭謂：「凡從事查煙工作人員，概有舞弊，尙在查辦，原薪停支。」我路費既用完，薪又支不出，不到一週遂害起病來。在病中見他人（指查煙的）終日購買各科什物，向家中整批匯款，這才證明，他們舞弊是真；他們不但未受懲辦，且終日到各處優游地玩。這時才認清了社會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

那時同事間均笑我沒混過事，閱歷太淺，但幸蒙同事間的幾位老先生證明，得縣府借給二十餘元。我得錢後因不願再在那裏，遂請假還家；到家後，復害病月餘。惟後聞有從某縣返家的同事談：「C區區長首事，自調查員去後，不但沒將煙戶之畝數減少，且除將我受迫每畝減少的二成全數加上外，并每畝又加若干應酬費，全下了他私人的腰包。」我聽了這話後，遂發誓以後不再作這類事；今事雖過了五六年，但回憶起來，仍覺頭痛不止！

## 文不像文，武不像武

海鷗

爲着故鄉的淪落，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青年。年年月月，祇是流浪漂泊，漂泊流浪；流過了不少的都市，也流過了不少的鄉村；幹過了形形色色的事情，也過過了形形色色的生活；因之年紀雖然不多，而人生的苦辣辛酸，早經嘗遍了滋味。

那已是去年五月間的事了。餓鬼迫得我太緊，簡直無法避開他，便託朋友介紹，投到福建保安第×團的迫擊砲連裏，去度着另一種「新生活」了。說起來也夠慚愧，我既然不會叫「立正！」「稍息！」也不會烹調飯菜，當不上一名戰鬥兵，更幹不成伙房裏的炊事卒，至於軍官，那更連「塵」也不敢「望」了！幸喜，我曾進過幾年學校，在白紙上學會了畫黑字，才當上了一名文書。

文書在軍中的別名，是叫「師爺」，雖然同一「爺」字，奈此「爺」不是「老爺」，一到有點和老爺相近；爲的是不特因工作上過於機械化，而把精神沉入了苦惱的深淵，便是經濟上，也淡薄得太可憐，幾乎陷入無法活下去的狀態。

據說，師爺的月餉，每月是二十塊大洋，但因「國難期間」，凡事都得從事節儉，打個折扣，便變成了一十五元，這是說連伙食也在內。

軍隊裏的伙食，普通是六塊大洋，十五元除了六塊，到月尾發餉時，便祇有九塊大洋了。但九塊大洋，若按月都能發清，那麼個人的生活，還可馬馬虎虎地過去，無奈破產到幾乎無法週轉的福建財政，連這區區的九塊大洋，也發不出來，我自從五月入伍，一直到了十二月，整整八個月過去了，除了吃飯之外，未曾拿到一個大銅板！於是在無形之中，由「國難薪」却變爲「吃飯薪」了，連洗衣服，剃光頭的錢，也無處去找！幸喜士兵們也和我一樣，都是苦慣了的，到了無法可想時，老是握緊了喉嚨，本來每日吃兩角大洋的伙食，改吃一角三分，剩下



七分錢來，做零星雜用費。結果，區區六塊大洋，便成爲了一個人在一月間，物質生活的總數目了！這種生活水準，在全世界上，除了叫化之外，怕沒更低的了吧？但還要慶幸的，是我祇有一張要飯吃的嘴巴，不然，那真不知道要怎樣來應付了！

物質生活，既然淡薄到如此可憐的地步，那末，我所要做的工作又怎樣呢？雖好，成了個反比例。不特全連的來往公文，要你一人去擔負，便是連排長們的私人信件，也要你去包辦。而全連的事情，却又多到可怕，什麼餉冊（餉雖不發，冊子是要做的。），花名冊，算斗冊，槍砲號碼清冊，官佐履歷表，被服裝具分配表，經常費支出計算表……表表冊冊，共有十餘種之多，每月多者要做六份，少者四份，總計起來，單單表冊，每月便有四五十本；每本的字數，多的好幾千，最少也有兩百餘字，而且還有報告，而且還有報銷，而且個個字都得寫得端端正正的小楷，連省寫也不行。所以寫寫寫，師爺的工作，便是整天在白紙上寫黑

字，寫得你頭暈眼花。有些寫得太多年了的人，連脊骨也寫彎了，可不是爲着這極微薄的報酬？

若軍隊一出發，那可更糟，不管牠是炎陽大雨，或寒風飄雪，都得半夜裏使起來，整天走到晚，翻重重疊疊的高山。一到晚上宿營時，若能找到一塊門板，這已算是幸福的搖籃，不然，軍氈裹住身子，祇好望稻草堆裏滾。

至於說到娛樂，那在軍隊裏除了煙，賭，嫖，之外，便沒其他。當個文書，對於這些，自然談不上，不特在經濟上絕對辦不到，便就時間來說，也不允許。固然，在士兵們十個八個銅板，都成羣結隊地躲到偏僻的地方去，大賭一場，以一破單調的生活，但文書的地位，是界乎軍官與士兵之間的，軍官們的娛樂，既然跟不上，士兵們的娛樂，却又插不進足，因爲他們看你文不像文，武不像武，又常和軍官們接近，生怕會出賣了他們。——照例士兵賭博，是要偷偷摸摸，不敢給軍官知道的——而且我也不喜歡這一道。

所以，有時我縱然能在字紙之間，偶而解放出來，也祇好跑到鬧市街頭，看看紛紜的車馬。

一九三五·一·二三日·

## 賤骨頭

李 考 芝

記得是十二歲那年，鄉下鬧旱災，家中種的幾畝田都乾死了，秋收過後，不幸，父親又病起來。沒有飯吃，我就整天的跟着母親去採野菜來做食糧。父親的脾氣逐漸的變壞，老是要罵人，母親呢？却時常背着人哭。從前家庭的融洽，完全消失了！

到了十二月初的一個早上，弟弟把我從外面叫回去，母親流着眼淚，手顫顫的代我穿上一套新衣裳，勉強的裝了一個苦笑，摸摸我的頭，把我拉到一個人的面前吞吞吐吐的對我說：「乖乖！跟這位伯伯——到城裏去！」

從此，我就開始過着婢女的生活了。

我的主人是一個被裁撤了的稅所所長。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妻子，三個孩子。

僱了一個娘姨。太太不做什麼，頂喜歡又麻將。

無論是嚴冬或炎夏，五點多鐘就要起床，給老太太燒煙啦！陪小姐上學啦！抱小少爺啦！整天到晚上的忙着。有時候，老太太和太太一齊叫，不論先應了誰，另一個就要給你一頓臭罵。小孩子哭了，就常常不分皂白的打你一頓，要是東西少了，我就要被誣為小偷。有一次太太不見了十塊錢，硬要迫我承認是我偷的。我不肯認，就用香來燒我的手指迫我認，我還是不肯承認，結果把我關起來餓了兩天。唉！到了這個時候容我解說麼？

去年我的哥哥找來，第一次來還沒有什麼，第二次來，就給老太太罵了一頓，叫他走，以後不准他來。我哥哥哭了！我也哭了！

也許是要我認得幾個字，將來可以多賣些錢吧。十五歲那年，就叫我去讀夜學。

跑進了學校，就好像小鳥脫了樊籠。只要有空，就是下雪的天氣，我也要每

晚跑到學校去上課。但是，平均每個星期我最少要缺兩天課。

上課回來，經常的我起碼要自修一個鐘頭書。書本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我時時都想和它見面。晚上主人不許我開電燈讀書，我就買洋燭來用。往往讀到十二點鐘睡覺，也不覺得疲倦。我的口袋裏整天都裝着書。白天一手抱小少爺，另一隻手，就拿着一本書。小少爺睡着了，我就要坐着陪他，這算是我讀書頂好的機會。但要是給主人看見了，不賞你兩記耳光，也要挨一頓臭罵：「賤骨頭，你老是放不下你那本死書。你也要多識字嗎？」她們越罵，我就越要找機會讀。

先生很喜歡我，時常的獎勵我。半年之後我由初級班跳上了高級班。除了課本之外，我的先生又借了很多淺顯的書給我看。因為先生的熱心指教，不到一年功夫，我就學會了寫信了。

讀了兩年之後，我的主人就不再給我到學校裏去了。然而我讀書的心，還是不死，時時偷空去看我的先生。雖然沒有上課，但是我的先生還是繼續的教我，

她曾經對我說過：「賤骨頭也要讀書的。難道賤骨頭不是人嗎？你要好好的做人。」我永遠的要牢記着這幾句話。

## 我的讀書生活

白 丁

讀了「讀書生活」，我就想起我的讀書生活，想起了我從前能夠認識幾個字的苦楚，我就要淌眼淚！

現在，我算是能夠提筆寫一點自己要說的話了，可是，那些從前和我一樣「目不識丁」的姊妹們呢？還有全中國和我從前一樣的姊妹們呢？她們有多少能和我現在一樣？怕還不是想寫一封敘說油鹽柴米的家事信，都還得含羞忍辱去懇求那些會寫幾個白字的男人嗎？

我的家是住在內地的鄉下，算我運氣好，是生在一個做生意人的家庭；雖有五六個兄弟，我還是個獨養女。所以大人們都喜歡我，在重男輕女的鄉下，我還沒有受到什麼苦。要說我受到的痛苦，那是爲了讀書。



我的幼年是很平順地過去了，當我略懂人事的時候，便是我的痛苦的開端。

自然，那時間正是我們女兒家勤苦學習女紅的年齡，但不知爲了什麼的引誘，我老是想讀書。尤其看了兄弟們個個都出外上學了，祇有我一個人留在家裏過那樣的一針一針給他們做鞋補襪的生活，我感到絕大的不滿意！

母親是從我小兄弟一出生就病倒在床上，她不但不能照應我，反要我隨時伺候她。爲她蒸藥，燒茶，以至於替小姪兒換尿布，餵稀飯的事，一齊都落到了我的身上。

我十一二歲的小年紀，就做了大人們應做的家事。

一天，五哥從外面的學校放假回家來了，我實在再忍不住我的心願，就堅決的對母親說：

「媽！下半年我一定要跟五哥去外面讀書，好不好？」

不知怎樣，聽了這句話，仁慈的媽也變得兇惡了：

「你要讀書？你沒有這個命！」以後，她還喃喃地罵了我好一陣。  
 當晚，我是整整的哭了一晚。

那時，我實在不能理解母親的心情，爲什麼同是一樣的兒女，偏偏我就沒有這個命去讀書。以前，她雖也同我說過許多「讀書是男人的事」的話，我問她外面爲什麼四哥說有許多女學生，她也沒得話說了，現在就一旦變得這樣殘暴。

但我知道這時候父親正在外面爲我的親事在找人，如果我讀了書，人家就會不放心。

爲了這件事的不遂心，我做什麼事都沒有勁了。因此，就常常挨母親的罵，受嫂嫂們的氣。父親雖說在外面做生意，但聽到這件事，也關心起我來了。逢着年節剪給我的衣料也少寄了，反叮囑母親管緊我一點。

足足有二年的時間，我爲了想讀書，受了許多說不盡的苦。但是我的心總是沒有死。

一直到了十四歲那年，三哥四哥已離開學校跟長輩學生意去了，祇有五哥還在讀書，他同情我。

一次，他就對我說：

「六妹，他們不許你去外面讀書，你在家裏讀書還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家裏一個人怎樣讀法呢？」我說：

「我教你。」

我實在得感謝五哥的熱情，從那時起，他真的花了不知多少的心血教我：從「人，手，足，狗，貓，山，水，」一個字一個字讀起，在一個短短的寒假期內，就教到我會造句。但是他教我讀書都得瞞着母親纔可以，有時給母親知道了，他也是那樣挨罵，嫂嫂，不用說是在妬忌我，巴不得我也和她們一樣，一個黑字都不認得纔快意，我不知她們是什麼居心。

不用說，我讀到了一點頭緒就更加用功。五哥又教會了我查字典，他走後沒

人教我，不曉得讀和解的字，我就自己去查字典。我一點不怕麻煩，也不管大人的罵，有一點點功夫的時候，我手裏就拿了本書。弄到母親也沒有我的辦法了，她祇好不管我。嫂嫂她們不用說是更加氣極了。

「六姑娘，媽的藥看好呀！不要讀痴了，燒焦掉了。」

「六姑娘，小狗子好好帶他呀！不要祇顧讀書，由他闖禍。」

「六姑娘，看到灶裏的火呀！」

她們就老是這樣作弄我，故意使得我沒一些兒閒空纔情願。因此，我祇能在夜裏纔偷得些時間來讀書。爲了怕她們常常故意叫醒母親要我省油早睡的原故，我就每晚都要等她們睡熟了的時候，纔悄悄地起來燃着了油燈埋頭讀書。我這對眼睛現在所以會常常生毛病，也怕就是我的這些好嫂嫂的恩典吧！

最使我傷心的是父親把我和母親遷到城裏住的那一年！這時候，我已加入了商務印書館的函授學校國文科中級班，也快畢業了。因爲母親的病勢轉惡劣，父

親就遷怒到我身上，把我的二年來所讀的書報和雜誌——記得那時候我正讀着婦女雜誌，申報和文學研究會冰心女士等人的小說，這些書報雜誌的錢，都是由我自己在鄉間替人結絨衫，做衣服辛辛苦苦得來買下的，因為那時他們不肯花一文錢給我買一本書——統統搜取了去！我沒有爭辯幾句，他就狠狠地罵我說：

「你還想讀書嗎？你到男人家去讀好了。我家裏是不需要有女才子。」

在我母親垂死的那一年，我就不僅是讀書的志願被生生地剝奪了，幾乎我的人格也就給拍賣掉了！

如果沒有我五哥把我拯救了出來，我怕我這篇文章再不會有機會吐露在讀者諸君之前。可是事情現在雖已五六年了，臨死我沒有和她訣別的母親的屍骨已化了，到現在我仍然蒙了忤逆不肖的罪名。